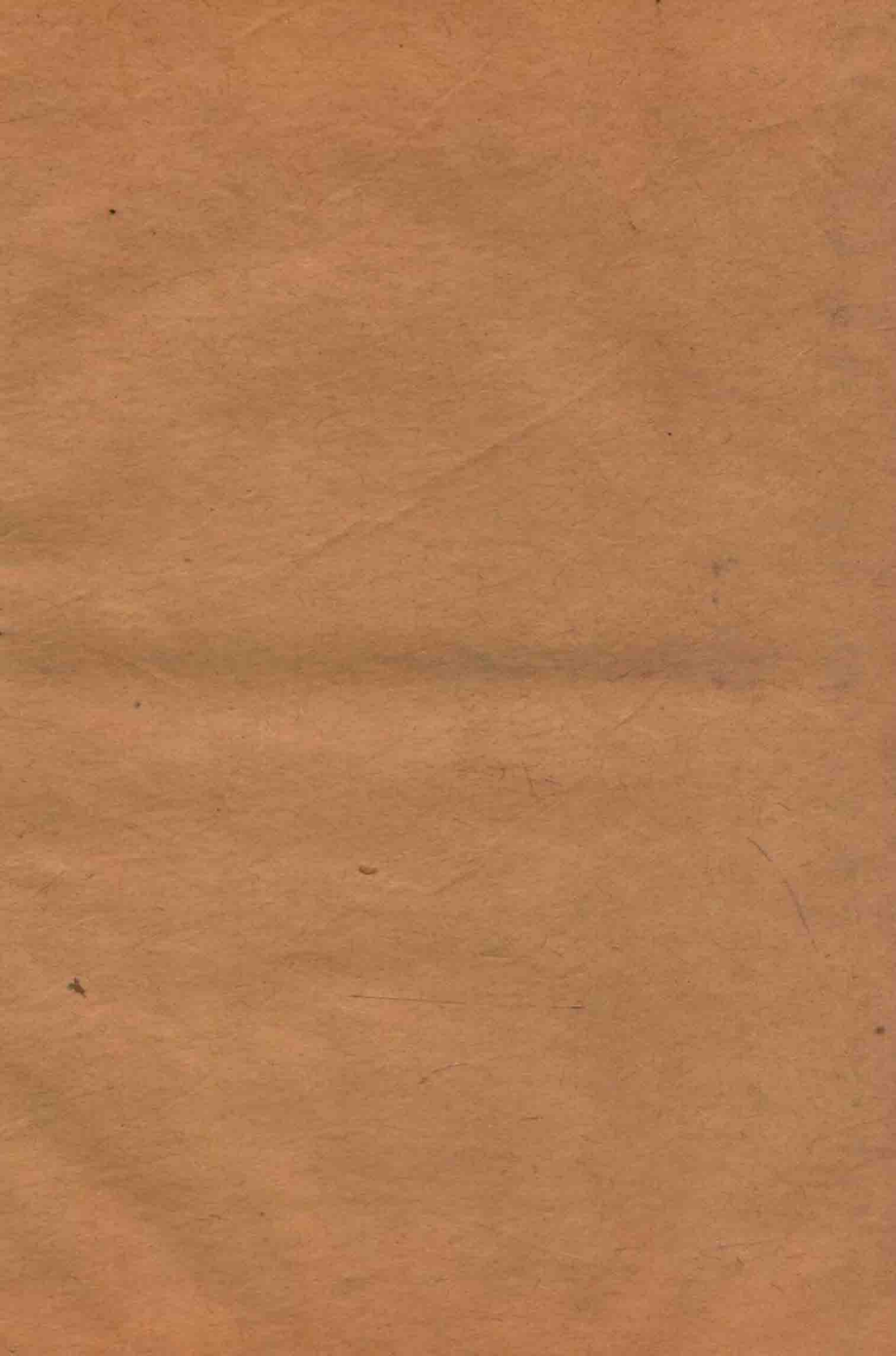


明史鈔略





貞皇帝本紀



帝諱常洛神宗皇帝第一子母恭妃王氏萬曆十年壬

戌孝敬寬仁動容中禮出御講筵舉止擬重儒臣進說經旨旁通大義時

主念未定福恭王母鄭貴妃寂幸愛廷臣不無私憂屢有以批鱗得罪者

然神宗深念國本愛護周詳而上益小心謹畏父子間慈孝浹洽雖宮闈

近幸莫能窺也二十九年十月立為皇太子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二十一

日丙子神宗大漸丁酉以大行皇帝履天告于奉先殿發喪發帑金一百

萬槁九邊且諭父皇特念遼東九邊文武將士勞苦憫恤至意三軍聞之

歡聲雷動罷天下礦稅撤回太監張懌馬堂胡濱潘相立承雲等回京其

見徵在官稅銀解進兵部尚書黃嘉善請所解者應以本年七月前已徵

者為定毋更以拖欠擾民從之諭內閣父皇遺言皇貴妃鄭氏待朕有年

勤勞茂著進封皇后卿可傳示禮部查例來行左侍郎孫如游言詳考累

朝並無此典其以配而后者乃設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先

帝念皇貴妃之勞苦當不在無名之位號殿下體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據



之尊崇夫善繼善述當裁以義疏入未報戍成頒大行皇帝遺詔于干門  
改兵部尚書黃克纘于刑部督倉戶部尚書張問達左劄御史各疏辭不  
允陞三邊總督張鶴鳴兵部左侍郎補邊省各撫臣贈故兵部侍郎楊應  
聘尚書賜廕已亥再發帑銀一百萬與戶部充遼餉命別部不得分用并  
前犒二項共給腳價五十兩毋騷擾驛遞毋留滯大倉差官即發按遼左  
餉匱乏稅畝再加物力已竭尋開事例旋議摻括在正計無所出日以內  
帑為請先帝不豫未之省也而上養德青宮慮罔庶政故特發帑金云  
申罪臣撫辯之禁先是候勘摠兵李如柏李如楨具疏辯罪皆擅自投進  
通政司姚思仁叅其踰越祖制上是其議令犯者聽該司叅治命考選散  
館各官悉遵遺詔補用卽日下巡按巡視省直鹽務諸差并南京巡視各  
差凡五十員辛丑刑部以熟審請奉令旨先行開釋者六百餘名補給吏  
部尚書趙煥卹典煥歷官有清望以伏闕請帑見忤而卒至是部請允之  
壬寅臣民三上表受勸進令禮部擇日具儀西首來貢摠督崔景榮報曰  
西首卜石兔羅擁玉號而力不足以制素囊先是四十六年來邊因素囊  
不至遂爾空歸竟未貢市今卜筮已到邊而素囊與其母忠順夫人尚無

啓行之期彼急此緩將素之狡詐多端恐卜之羈旅不耐款局不能保其  
無變雖聞穴止在彼中而延林恐及我地防範不可不信為嚴謹貢之遲  
速可不論也已而素囊卒不至甲辰上以天氣炎熱邊臣暴露疆場忠勤  
可憫賚經畧侍郎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巡按陳王廷及總兵等  
官銀幣有差仍賜諭獎勞戶部尚書李汝華開查九邊一十三鎮官兵暨  
總兵家丁并招募新兵共八十八萬合復犒銀一百萬兩乙巳募南京浙  
兵三十至京師按遠邊告警募兵之使出有司逢迎意指責里甲計戶  
壯丁愈點孱弱代更突竟邊塞無兵而內地夜滋紛擾召駙馬都尉王昺復職昺先年以疏救劉光  
復為民至是大學士方從哲請乃復泰昌元年東申即萬曆四十八年也  
禮未諭年不改元因  
八月之詔既以明年為泰昌元年九月之詔又以明年為天啓元年於是  
禮部侍郎孫如游集廷臣議曰萬曆之後即天啓繼之則泰昌之號虛而  
無寄宜以今年七月以前仍稱萬曆之號八月以後改稱泰昌既不  
虧神宗之全曆亦無妨天啓之改元庶統系分明人心允懽從之 八月  
丙午朔上即皇帝位詔告天下曰維我皇考大行皇帝奉天臨民四十八  
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海內化成九道而誠切日中方  
垂泰已之衣忽陟上賓之馭顧命神器畀于渺躬仰遵詠留憑几之言俯

循臣庶累戕之請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於八月初一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永惟皇考啓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唯是邦家彞憲是訓是行厲茲蒞祚之初宜渙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命吏部用人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卽便破格擢用其養病致仕各官年力未衰素行表著者量材起用吏部尚書周嘉謨奏言建言廢棄并礦稅註誤諸臣已遵遺詔量用其事閔國本抗言得罪降黜謫戍永錮沒身者乞召用卹錄上曰此卿部事也可卽酌量行之嚴開納生員歲貢事例督學御史周師旦極論教化之地先由賄進將人才國體其所決裂者甚大乞罷餉納事例卽覆從之御史馮嘉會疏言自古撫軍字民莫急吏廉將義近者邊腹之吏濫訟取錢積穀折價征糧索耗十分取二甚有以稅契為利藪以找價為奇貨閩境追呼鷄犬不寧九邊將吏剝削公行冒破取利月餉時剋隱軍扣銀甚致軍士衣不蓋胥菽不厭口願奔外夷以為樂土請勅所司以後武臣剝軍責在督撫文吏朘民責在司道撫按與言官所摘發俱

嚴行追併押發濟邊不但懲貪兼可助餉上是其言虜犯石塘路攻白馬  
関馬家堡馮家堡諸處禮部奏新主臨朝萬幾攸繫乞少節哀情御門聽  
政詔以十二日行丁未以吏部侍郎史繼階南京禮部侍郎沈淮為大學  
士入閣辦事閣臣方從哲疏言皇上維新庶政輔理之職斷非一人能辦  
繼階與淮先帝欽點急宜先用仍乞勅部會推庶群賢並進而政本不孤  
得旨先點二員先用吏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望者簡用停江南織造  
南直巡按田生金言改造段疋一運之供已費三年之料價則二運尚且  
難完三運費將安出當令民力凋疲入孔既難出孔宜節乞賜停止以濟  
國用以甦民困從之戊申諭內閣啓建皇極門殿以文華殿窄小百官朝  
賀班列不便也時遠餉愈急大工起建有司莫措乃乞工部請發內帑二  
百萬刻日興工詔考選散館各官俱令實授直隸巡按田生金請改折廣  
德州漕糧謂其地四瓦阻山不通舟楫征銀于本治市米于外江運赴宣  
城水陽鎮交兌騷費萬狀乞勅戶部議折起解官民兩便得旨仍改折三  
年已酉侍郎孫如游疏請冊立皇太子給事中楊漣亦以為言上曰遵遺

詔于釋服後舉行擇日具儀來奏欽天監以九月初九日吉請行冊立大典從之命截漕十五萬石豫備遠東海運從督餉侍郎李長庚奏也起陞原任吏部侍郎朱國祚禮部尚書庚戌起陞郎中鄒元標大理寺卿御史李宗延光祿少卿馮從吾尚寶司卿叅議朱一桂太僕少卿補周曰庠太僕少卿起陞御史劉光復光祿寺丞起復編修林鈺原職給事中薛鳳翔上時政二事一曰內旨當慎願自今一切旨意務發閣臣票擬隨覽隨頌庶無假借之患一曰留中當防願自今一切條畫務勤乙夜觀覽隨覽隨發庶無隔礙之患至于閣臣贊襄枚卜尤重資格非可拘于內外巖穴亦可豫于旁求不報命原任戶部主事鹿善繼復職先是善繼以遼餉告急借發金花五萬兩被黜吏部屢以為請從之吏科給事中周朝瑞降調朝瑞奏言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行仁言遠左索賦正急宜留金花不盡之餘省內庫無益之積務使吏卒霑恩誓減夷寇三曰斥遠嬖佞上以金花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典禮等費節用之難減者朝瑞要譽妄言降一級調外任閣臣疏言皇上蒞政方新人心望治甚切銓部起



廢之疏隨上隨下朝瑞一言即行謹諫殊非政體之平且主事鹿善繼蒙  
恩復職借金花者業及寬政議金花者獨蒙嚴譴亦非一視之仁相應免  
其降調奉旨惡其阻絕國用不必申救辛亥兩廣官兵敗倭于烏豬外洋  
福建海寇袁進聽撫巡撫王士昌奏聞令立功海上自贖起陞原任都給  
事中鍾羽正太僕寺少卿卽中饒伸光祿寺少卿主事秦紫奎光祿寺丞  
都事劉文炳尚贊司丞知縣滿朝薦刑部郎中主事萬建崑南禮部主事  
羽正以論儲教降極邊伸以論輔臣王錫爵子衡不宜中科為民聚奎以  
言湯賓尹不當考察致仕文炳以沈同和場弊論輔臣吳道南降諫朝薦  
以稅璫梁永訐奏詔獄放還建崑以憂危竑議妖書事妄牽為民者也科  
臣惠世揚以朝政一新人情共曾言君子小人之進退關係國家治亂而  
小人不退則君子不進猶之毒賊不去嘉禾不生也時論偉之御史張潑  
言雷同非國家之福要在同心體國則意見自妄爭執自化是非不明則  
爭明則止乘勝之過至于不能容人主張之過甚至不能自容則亦何益  
之有上是其議命以後言官務皆同心體國毋彼此紛爭致傷和衷之誼

癸丑御史黃彥士疏新政十事一日隆孝思一日攝聖躬一日備輔導一日勤政事一日通言路一日起廢棄一日振吏治一日謹閹寺一日嚴武備一日固邊防不報御史舒榮都疏奮乾綱振積習言遠事初興起楊鎬于田間而以李如栢佐之非為戰也本無戰情弥縫衆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各路之傳宣似有心于賣國鄭之范一察處縣令耳寅緣入遼虐佟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起劉國縉于贊畫糜餉十有餘萬一朝逃脫宜乘此時一加大創以洗從來積玩不報勅陝西四鎮督撫嚴率將吏分布信地加謹防秋兵科給事中魏應嘉等請肅禁門出入并放老廢宮女不報甲寅吏部尚書周嘉謨開例昔年為國本建言得罪諸臣王得完等三十二人科臣周朝瑞亦有疏云盡人而起之猶恐偶遺即日而起之猶為濡滯就使疫癘疝羸均宜沛之寵異以俟其自陳又且暮古今并當議其贈卹以報諸身後豈可令引領賜環隱自縊上賚志長沙也哉有旨議用由是廢閑皆起一寺卿貳至十餘人幾于貂蟬盈座御史馮三元陳勸成德政五事一日永孝思一日養頤養一日勤講學一日容直言

一曰蚤教諭釋罪宗充斬于高墻以疏救劉光復禁錮五年矣摠督漕運王紀以為言命赦出之改兩廣摠督右都御史許弘綱為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陞漕運侍郎王紀戶部尚書摠督倉場陝西巡撫李起元兵部左侍郎摠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山東巡撫王在晉工部右侍郎摠督河道以山東永平道兵備按察使袁應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代周永春給事中李若珪陳新政五事曰保聖躬定聖志勤視朝開經筵慎枚卜不報乙卯上不豫召御醫陳聖診視大學士方從哲疏起居言皇上至性哀設又值典禮殷繁聖體過勞以致虛弱少加調攝自抵萬安且十二日為御門視事之初十三日為常朝第一日伏願加意珍攝以承天眷上曰所請御門已知常朝暫免俟調攝稍愈擇吉行筵綏兵逃時遼左用兵取盈十八萬調發各鎮省精銳充之應募率多市人而統伍半為老弱紀律素寬驍悍競起袁大有督延鎮兵至昌平一夕解者七百餘人所至流劫招之不回捕之無策至捕官李承芳見殺叛形成矣兵部言大有領兵階厲叛卒如陶言浪子輩首罪宜誅逐路招回拿獲如陳順邊明等罪

有輕重應聽延綏撫臣烏首示惡仍押招回逃兵赴遼大有提究以肅軍  
政御史鄭宗周疏言不問李如柏之失機而問袁大有彭象乾之故縱何  
以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哉議者韙之錦衣衛掌衛事  
駱思恭請選補旗尉從之丙辰萬壽聖節詔免朝賀以大行在殯也御史  
鄭宗周疏陳時政一曰克仁義祖宗金花銀萬原為濟邊陛下仁覆無疆  
積者尚與之使出輸者寧忍其復入宜省刻心敲髓之難以壯士飽馬騰  
之氣一曰明賞罰人情姑息久已將驕卒情試問三路敗衄誰人借箸誰  
人傳檄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封疆孰守之下部金花銀兩  
儲太倉以備邊需應勘諸臣正典刑以震天威疏入不報給事中韓繼思  
奏選賢枚卜二事言勞于求賢乃人主之盛事而慎于選擇尤延攬之深  
心今起廢以次舉行矣為公家而建大節與為私見而分異同者品望難  
昧會推以次得旨矣守紀綱而率資性與工反覆而趨附和者才具自明  
大賢大用小賢小用果不肖亟棄之則賢哲不滯下僚不肖不至雜進夫  
不報遼藩旱飢經畧熊廷弼請豫處窮餉章下部覆下已上御文華門視

事畢傳諭閣臣曰朕今登御門見班行隨從有執洒金大扇者回至省愆  
居聽有散班官高聲前訶朕臨御之初朝儀豈容褻慢可傳示各官務加  
敬慎違者忝治御史、永安敬陳交濟之道畧曰皇上至仁浩蕩大政流  
通人臣當不諱之期奮敢言之氣曰諷曰直何所不可顧未相機宜妄希  
披瀝設為未必有之事過為不必然之防欲以成聖明之善反以疏堂陛  
之交是進言者之過也夫人臣當自靖者有二一日嚴章奏之體寧間勿  
傾寧顯勿隱指陳一事違其事而止諫一人肖其人而止明白正大俾萬  
幾之暇一覽無餘斯章奏之體也一日矢獻替之忱言官因事納言非  
欲言而索事言期于利社稷不必矜名節言期于明是非不必附清流使  
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斯獻替之忱也至若數年鬱結一  
旦遭逢體下心而茹納之所望于當宁者亦有二尊嚴之下稍有逆耳誰  
不神懼溫旨而詢和顏而受乃聽言之道宜然是御下之威宜霽也人有  
瑕瑜言豈無醇駁聽其所可聽以沛江河之決置其不可聽以示山澤之  
虛乃衆思之集宜然是兼收之益宜弘也如是則明良喜起唐虞卽在今

日矣奉旨所奏進言納諫有裨交濟之道下所司知之庸申蘭州黃河清  
凡三日給事中楊漣奏申明禮制四事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言年來防  
衛廢弛出入無禁皇城之內摩肩掉臂午門朝見雜遝無童甚之班行拜  
起未終喧闐如市豈成法紀當責成該部及巡視皇城錦衣侍御等官查  
明憲典嚴加整飭一曰通君臣接見之禮言視朝而外宜復祖制午門朝  
見之儀凡機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下至庶僚分任答應庶情竅  
知儆職守無曠一曰明人臣進退之禮進退貴于自決黜陟取乎宸斷自  
今凡經彈劾即宜覆覈如屬風聞不妨昭雪若罪狀可徵則分別議處即  
卿貳大僚邊腹督撫當以國家事權為重以臣子體面為輕宜去者去宜  
處者處無槩從格套曲賜勉留一曰申章疏入告之體今百官奏對盡入  
御覽當申飭臣僚入告之文務在情辭曉暢言簡意盡庶舉措有童勸懲  
不爽疏入不報辛酉議大行皇帝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  
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先是內閣擬謚顯宗恭皇帝廷論未愜兵科  
給事中魏應嘉曰恭乃先朝末運帝謚于先帝大德不稱乃改今謚欽天

監奏擇九月初四日恭上冊寶從之大學士方從哲言聖體未愈伏望清  
心寡慾以葆元氣又請皇長子移住慈慶宮選老成謹厚內侍付以阿保  
之任時與諸臣候宮門外俄傳旨朕以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待  
宣御醫召卿等來見給事中王繼曾疏言遼陽飢荒可憂內地冒破當議  
冒破者有二一曰召募之兵每募一人安家行糧官剋八錢強者入募弱  
者候門頂買已更姓名逃歸復煩勾攝今召募在遼者已十八萬則自後  
可無募也一曰海運之舟遠海運艘底平板薄非乘風破浪之具必剋為  
尖底如閩廣商船乃可無患今發造淮陽者既耗八萬金于無用則造船  
尤宜酌也遼地亢旱聞山東小米大收每石值銀三錢請那太倉銀十萬  
給與沿海州郡收買小米其次莫如招商蓋發糶召商上納必有運負之  
弊不如令商自為生計能運米萬石入遼者官議重賞其次莫如屯田今  
宿重兵所在聽邊海自屯永不征其入有水道可通者外深溝以防禦內  
引水以溉田庶為兩便奉旨下部命戶部主事鹿善繼管理遼東新餉戶  
部題新餉一書物力竭天下而安危繫遼左舊止稅餉四百餘萬今益以

新餉五百餘萬並收一庫既覺未便一司目檢而手弄之亦拮据不遑非以專官揔理不可因舉善繼可任從之壬戌御史鄭宗周言聖躬違和不勝驚懼伏祈皇上抑情養性起居有節珍重保護嚴捧御醫仍勅諭閣部大臣二員科道官各一員每日恭詣便殿候安嘗藥將聖心日清聖躬日固宗社靈長之運胥在此矣不報宗周又與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皆上書內閣請調護聖躬冊立東宮諭禮部加恩在京文武群臣軍民人等補六月大選戶部尚書李汝華疏言國家惟正之供自合輸將度支出入之經何取朽蠹如各庫所入者其掾為窟緣為市漏為卮者何可勝言當勅巡視官親核其數寬勞民于外解酌改折以濟邊此救時之急着也奉旨工興需用浩煩又各衙門典禮急需爾部酌量緩急遵詔折徵四十八年以後各省直仍派解本色應用不必差官查看順義王卜石免下番僧喇麻請給勅命予之以登極詔命翰林院編修劉鴻訓禮科給事中楊道寅往朝鮮開讀御史馮三元疏陳邊事畧曰法有積敝不可不除人以應卒不可不備民之剝也貨官為甚則事例為之濫觴也軍之剝也債帥



為甚則職方為之開竇也起家于貨惟賄是求將以債取寧無剋剝至若  
遠東一事天下視以安危今羽檄徵兵飛芻輓粟水陸兼輸調募並用原  
膏火自煎秋潦易盡此立罄之術也兵貴善謀豈必待十八萬數足而後  
有為哉經臣別有長慮非職所知據其告病之辭似亦強弩之末伏乞勅  
簡才望可任邊事數人分列六部內為贊襄之助外為不測之需一但有  
急取資左右不致張皇失措不然疆場重守祇此一人非萬全慮也不報  
甲子定封皇弟瑞王于漢中府惠王于平陽府桂王于東昌府惠王乞改  
荊州桂王乞改衡州從之命禮部左侍郎何宗彥劉一燝右侍郎韓爌俱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左府都督僉事鄭養性疏請收回皇  
貴妃封后成命久之乃允乙丑起原任大學士葉向高于家以南京禮部  
尚書朱國祚為大學士入閣辦事戶部督餉主事楊嗣昌疏論餉源言臣  
觀淮比之民飢搶紛然至于江南洵嗷嗷謂今日不獨有事遠東師  
行糗食常思結局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物極必反閭閻有  
數本尚實之思而不能以匹夫之微丕振風氣道窮則變戶部有提綱挈

領之務而不能以一切之法徧合時宜是在省直撫按諸臣隨地講求當  
自幹辦以足食者足兵裕民者裕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遠事一日未  
息新餉一日難停今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將來只恐百姓自己作賊  
誰為我用今日理財二字不宜謹言君臣決當猛省而後民生可厚國耻  
可雪疏入下部陞禮部左侍郎孫如游本部尚書丙寅諭免永順宣大山  
西等處逋稅及通灣房租戊辰上御煖閣召內閣勳爵部院大臣吏科河  
南道官至御榻前諸臣親聆天語問安論葉以閣臣從哲請命皇長子出  
見諸臣回奏天資英偉社稷之福上大悅虜犯甘肅副總兵薛永壽千戶  
馬永祿等拒却之庚午祭夕月壇遣恭順侯吳汝胤代獻回奏陪祭者寒  
、僅六人上怒嚴旨切責議上皇妣孝端皇后及聖母皇貴妃尊謚先是  
上以將屆祔葬祔廟之期諭禮部擬謚至是議進孝端皇后尊謚曰孝端  
貞恪莊惠仁明嬋天毓聖顯皇后聖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尊謚曰孝  
靖溫懿敬讓貞慈恭天胤聖皇太后欽天監奏擇于九月二十八日大行  
皇帝同聖母梓宮發引從之給事中楊漣疏陳聖躬違和之由保攝萬安

之法畧言十二日諸臣見天顏頓減不似登極之初十六日奉有不能動履之諭各相驚駭不知其故十七日大選內官出言違豫之故因知外庭所傳進御不節流言絕謬乃是崔文昇用藥差誤所致宜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并祈召皇長子同諸王子承顏導喜于前以發天性之真和又擇一  
二通書吏大義內臣誦說古聖帝明王通快可喜之事以清宸聽自獲勿藥之慶又接都督僉事鄭養性懇改封后成命之疏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干聖明當已有裁決得旨朕母皇貴妃進封皇后朕遵皇考遺囑昨允養性所奏已輟旨不行外庭不得再行攪擾其御藥房提督崔文昇已有旨皇長子擇有端人朕已知之給事中魏應嘉疏刑賞治天下之大法而尤重于用兵罪弁李如柏李如楨喪師失地詭辯倖脫此而不誅是謂無法乞逮下法司鞫問明正典刑不然大吏驕蹇文武全軀兵攜餉匱內患將至不報御史左光斗請賑遠東飢寒言遠左荒旱米粟踴貴不患無銀患無用銀之處惟急截漕糧二十萬石乘風汎之便運至彼處此救荒第一着也征調各兵夏秋過都隄惟無堅甲乃更無寸縷久戍客兵轉貯隆

冬請發帑二十萬勅戶部令廉幹司官速置布花解赴給之此又救寒第一着也不報戶部請添設海運兵備駐扎淮安往來津閘間專理運事從之諭禮部議加恭靜端懿溫惠元妃郭氏及昭肅恭和章懿才人王氏尊號先是上謂內閣曰朕妃郭氏才人王氏俱侍奉年久朕念其勤敏各追封為皇后部臣疏謂皇上登嗣大寶元妃宜進儼尊之名元子正位青宮才人應酌加封之典得旨議謚禮部請相度元妃墳園并議才人祔葬事宜有旨王才人祔葬從容詳議具奏幸未上疾弥留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家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都給事中范濟世楊連御史顧慥于乾清宮上御東煖閣倚榻憑几皇長子侍立諸臣問安畢上命諸臣前連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感寒症調理未痊值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煩悲傷勞苦所致皇長子承旨再申前論上又諭冊封選侍李氏為皇貴妃尚書孫如游言二后封謚東宮冊立諸典禮當次第舉行諸臣叩頭而退戶部尚書李汝華言遠地亢旱既極軍民倒懸可虞遠東經歲需米莖二百萬石

今時值旱荒非復截漕召買不可以濟旦夕上曰截漕及召買米豈俱依  
議行內外諸臣務皆同心共濟無得爭執推諉致悞軍機加大學士方從  
哲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仍賜銀蟒上命吏部加恩東宮講官范謙等  
三十五人見任在籍者優擢起用其故者卹廕以示念謹幄舊臣之意開  
定陵隧道遣侍郎王永光行禮右諭德張鳳疏請調民力以裨邊計言自  
遼左用兵竭天下而供一方兵無了局民無息期徵調絡繹百屋晝驚則  
有援兵之苦兵行火速派戶千丁募卒在逃里排連坐則有募兵之苦荷  
戈忍飢亡命山谷傍徨無歸彎刀相聚則有逃兵之苦而又出山海關外  
其蕭條風景卽同鬼方塞草連天膏腴蕪穢民安有田土官牌夜呼使事  
如織防護迎送酒漿供傳民安有暇日鞭驢駕牛循環往來閭閻趨轆頃  
刻靡停民安有刺力強軍設防弱運趕運大戶供辦小戶貼錢民安有藏  
蓄城堡鷄犬無聲亭障村煙斷絕不可不賑卹也賑恤之法莫大于墾荒  
田而廣開種皇上誠捐數十萬金而勸之耕俾小民牛種有本僮募有人  
東作有時各肆力南畝不半年而禾黍成熟人人飽煖此遼東持久用兵

之長計也至于屯田之事亦備矣募兵屯種第一策也游食之人募之戰則散募之耕則就矣建置田官而專責其事則事易成又一法也擇將而屯使所領衛兵耕作而兼訓練又一法也揀兵而屯摘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耕稼又一法也蠲除子粒而屯凡拋荒空地不拘軍民土客盡力開墾永不延科又一法也免罪而屯釋贓罪吏給之耒耜牛種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又一法也賜官級而屯但能多墾田幾百畝即授以官仍賞賚之又一法也臣觀遼左之費用如大海中外之運輸如逝波亦安有了期而得不為中國根本計哉若夫經臣熊廷弼分兵屯練選將用人和睦行陣愛惜軍士扼吭搥虛出奇制敵亦望皇上並千璽書內責成之疏上下所司詳議具奏甲戌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異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從哲等對以冊諸原卜期宜移近登峻吉典以慰聖懷上因顧皇長子諭曰卿等輔佐為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陵工有次第對上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聖壽無疆何處及此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奏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

等未敢輕信上卽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診視上命進藥諸臣復出令可灼與諸御醫商確未決輔臣劉一燝言其卿兩人同用此丸一損一益非萬全藥禮臣孫如游言此大有關係未可輕易上命趣之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上飲畢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宮門可灼各御醫留日晚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至次日五鼓宣召急諸臣趨進而上以郊刻上賓矣九月乙亥朔上崩于乾清宮戊寅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于冗用人行政遵奉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弥留定數莫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繼承洪緒筮疫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續述端厲後賢皇長子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登嗣皇帝位其守祖宗彞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登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人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鑿觀于志畢夫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世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重寄不可輒離封域督撫鎮都布按三司

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間喪之日止于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上官俱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上在位一月壽三十九十月上尊謚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明年九月葬慶陵

論曰有天之天有人之天國步艱難賢皇短祚以歷年之延促而杜稷繫之安危者天之所為人謀不得而與焉也長君無祿鼎湖墮泣抵噦樂禍之伎窺伺急于呼吸幸而國靈未墜嗣命方新爾時之賢人君子喜功者不可乘之以為功愛名者不可因之以為名苟其乘而因之為功名焉者小人將有以抵我之噦而樂其禍之所自始何則重鼠者滋其傷騎虎者難為下以非常之功名而欲誅人以亂臣賊子之實以成之其重而不反者幾希此則人謀之不臧而未可咎天之殄瘁人國也方貞皇帝潛惕青宮閱有年歲妖書未已繼以挺擊慈父孝子之心幾無解于氣節功名之口賴神廟深幾持重貞皇委蛇遵晦天倫樂聚遂羣苞桑假令當日嫌疑株引先發為謀夜半之啼易工博望之瑕可伺雖使忠義之牘歎為知



言所傷已大國家事變之至固有談笑弭之深于號泣者誰謂聖哲之聰明不邁越倫等哉貞皇大漸選侍褻衣促封雖出兒女微情勢同劫制楊忠烈率先排闥扶正宸極卽呂端之升殿審視韓琦之當御撤簾捧日之烈昔人何以遠過向使書笈無慚垂旒有象推宮車替履之寵泯掖庭怙逼之嫌恩至義盡誰得起而媒其隙者乎夫當邦家不造游吉閔凶閔厥雌晨正我龍見大臣處變當然情非得已若夫麗劍之疑追傷國本嘗藥之討重損正終卽令片言伸義二廟在天之靈猶或無辭隱恫奈何披繩無已聲討盈庭亂賊之追有同窮寇一時玄黃之侶亟籍神叢甘心反獄諸君子猶得以駢首遊魂告無罪于萬世設使煬灶無靈亨升在列允厥執言之義引經附律將而不免不至赤驪戚之族磔崔慶之黨喋血宮府驚震山陵其勢固不可已者不知諸君子又將何以處此語曰不為不可成不為不可復諸君子挾其忠正之氣一往不顧以居夫不可居之功名幾于自發殺機至與社稷同盡又自悲夫夫以貞皇之盛德天錫閱歷艱虞賢奸之辨既清名實之塗將厲當神廟之末諸君子懷忠莫效散成

方隅標格自矜廟情鋤擊至于封疆坐蹙而泛然莫任其責幸而神明長  
世衆正彙征必將厲厥威神以收其旁溢之氣重靈厥施幹扶大命何至  
猝悼號弓漫甘從穴徒矢懷于鷓逐同懲禍于雉離西曹之血肉方飛東  
境之烽烟旋逼而國事抑已去而不可為矣詩云君子實維秉心無兢誰  
生厲階至今為梗嗚呼此亦諸君子既定之天也而責其人定以勝之豈  
不悖哉

### 挺擊論

論曰小人托言省事而刺訕君子為好名故為首鼠兩端為寒蟬為仗馬  
為隳中之觀鬪雖喋血割戈之變交乎前彼方泄之觀望圖便利自脫免  
而有發難端倡大義且羣昧之以為立異傾危成奪之謀所以屢見于  
當世也嗟乎安得數好名者而發憤扼腕昌言其間哉以青宮嚴重地而  
狂夫白指歷階而上如升虛邑當事者詭為宮闈過慮混擬風癲欲死一  
張差以減口王之案首為執言遂犯群怒噫獄情雖隱始讞為定彼初鞠  
張差者劉廷元也迹若風癲貌實點猾儼為謾詞以媚宮闈而持兩可以

逃公議公議熄則風癩已足畢其說公議沸則黠猾已先發其端甚矣是元工為身謀而不知千古之大義也使差而果風癩也何難質言以告主坐以本律尸諸東市足省後日之紛叟縱有疑者而癩形可驗萬目共擊况有薊州移文在當日儲宮睿音亦止一決孰能于決差之後以縱賊不討罪廷元而奈何妄言黠猾以啓通國之猜阻也哉使差而果黠猾則嚴刑訊鞫務得情實隱事由鄭氏則據實上陳以待君相之善處瞽瞍殺人臯陶不能隱也况斤、為一妃戚諱傾儲之大惡乎即使差實黠猾而欲以風癩文之以息大獄省株連全骨肉亦宜確言風癩不贖他詞而囚差以待上旨或大廷公驗而以薊州原申曉萬眾速為處決可塞眾喙未有陰持兩端首鼠自便曾不慮隱憂過計之士譴述而乘其後也是役也有不可知者四有無可奈何者三有萬難懸斷者二神廟雖無奪嫡之私而不意有並寵之迹冊立遲、普天憂憤安知非奸人圖僥倖事成而歸罪成濟不成則以風癩解此不可知者一幸闔門及階僅傷內豎萬一僮寶瑟觸殿柱此時庸、諸臣亦不過藉口省事塞默而已震器坐移隱嘉孰

發此不可知者二人謂弑逆之舉秘若鬼賊胡不為反斗淬七劍俠飛行之叵測而徒恃一狂夫寸挺白日蹈必敗之地不知鄭國秦輩庸而狡以為徒手奮搏且假風癩貌自解免此不可知者三禍變固難料趙穿弑君而天下以疑趙盾許伯病薨而天下以咎世子又安知非事出偶然適中其會遂成大疑而不解此不可知者四母愛子抱自古道之即令倉卒禍中前星失耀神皇安肯究昔高之主謀信江克之窮治儲位默移百喙何賴此無可奈何者一况復頸血不滅副車空擊癩語滿篇事如風影欲窮究主使如王之寀將必族外戚去愛妃除親藩太子多羽翼已成之勢神皇有食寢不甘之憂齋孝傷慈中生季札之所不為也而何以為君此無可奈何者二縱事有主名猶難徑遂今徒鍛鍊一妄男子鬚鬚子虛止是吟嚙號呶有所攀指人誰服之此無可奈何者三且事出意外理非習覩以平日猜嫌之形揣摩幽隱側目鄭氏十人而九我欲排天下清議而執風癩為是：偃然媚愛妃戴藩王仇諸宮逢君惡：聲駢至為世儻人雖有安全調護之苦哀誰其諒我此萬難懸斷者一我欲發奸搞隱而斥風

癩為非又必蔓連宮闈震驚宸御人臣無雋大夫之經術張廷尉之持平  
而以臆決天下事幾何其不再禍而激禍慮患而釀患也哉此萬難懸斷  
者二以四不可知三無可奈何二難懸斷此千古之疑獄也而當時不以  
為疑橫口所譁紛然聚訟一則曰翼東宮一則曰圖定策一則曰全骨肉  
一則曰媚宮闈我敢一言劑之曰執法紀者不得不請窮治以折姦萌而  
安國本秉國成者不得不務包荒以全大體而慰君心是時諸法司未聞  
侃：持正者僅一王之案倡言不癩不風有心有膽大臣不言而小臣言  
之衆惡其立異也共指為籠絡張差教導言語夫既可籠絡可教導是其  
人誠不風癩而劉廷元所云點猾也乃復以之案為矯誣不已過乎首輔  
方從哲喋無一言以調護主持幸神皇剛斷立決張差兼燹兩暨聖明舉  
措自異恒常而我終疑其太弛蓋神皇實有旨嚴究主使恨臣下奉行不  
至僅以龐劉當之使更殛數人以寒奸膽而後一主休息以全國體杜禍  
源三案可一案決也而惜乎其未及也彼藉口田叔治梁獄然叔必索羊  
勝公孫詭乃為奏解豈漫無指究亟：燒梁獄詞哉

論曰三案何昉挺擊昉乎不知非挺擊昉也咎在神廟不早立太子艷妃煽處愛子並統積累醞釀以開天下之疑而貽禍遂若是烈也人心惟無疑則已一有疑則載鬼得堡影響猜貳皆足以淆衆慮而發難端而况宮門之挺奮擊于前寒熱之劑妄投于後封后垂簾之語溷擾其間耶此時忠臣義士不得不奮呼疾爭以破姦邪之膽朝廷不得不特重調護以圖鎮定之謀嘗稽古儲貳之變亦徃々有之非上有明主下有心計臣不能維持而斷決焉漢高愛戚妃欲易太子當日張留侯燕居深念假重四皓太子得不易而漢高不失為明主所謂羽翼已成者豈畏四皓哉誠心指留侯輩也唐德宗愛舒王欲易太子當日李勣侯委曲進說以宗族保太子太子得不易而德宗亦不失為明主秦政廢扶蘇時任姦相李斯扶蘇安得復漢江充譖太子時任愚相劉屈氂太子安得白神宗建儲稍緩三王並封王太倉悔過挽回功不相掩申相乘便從吏有勞大分已定異變猝發是時秉鈞實屬方德清既不能造辟納牖以商善全之術復不能審机宜速斷決以破天下之疑徒一疏再疏以了故事幸神宗剛明宸

新遠定召群臣見太子拊摩慰諭出于至情隨磔三兇葛藤立斬宮闈絕  
驚疑之患中外泯指摘之端從哲身都鼎鉉獨不能早出一語以定國是  
耶卽曰君臣疎隔從請命彼慈慶對臨良會難逢天語藹然如家人父  
子從哲頗蒙眷注未聞發攄胸臆第唯：符順數語未終遽巡欲起如此  
大臣人主安得不厭倦安得不疎隔安得不深居高拱叩閣不得哉神皇  
外示沉嘿內蘊機明召對敷言琅：神斷誠令首鼠者無所贊一語故三  
案終始溷亂惟挺擊一事雖乏心計臣猶得明主開誠心斷衆惑差快人  
意及後江丸移宮茫無主持紛呶日滋黨論遂亟一則曰圖富貴再則曰  
圖定策舉公正發憤之士一綱盡之而位降揆宰者坐受訛彈若閭閻知  
嗚呼天下非有暴秦之釁而宮中不無指鹿之奸笑死戰者無保身之智  
而甘戀位者享庸：之福以視秦斯漢竈相去幾何哉夫負大臣之名莫  
效維持之力而更結奧援以傾衆正昌言者為邪黨附和者為同志王之  
案以考察黜孫慎行以病免馴至楊左之獄慘極今古未必皆出自從哲  
實從哲秉國成時持不斷之議以開辟枉之門也吁人咸謂神廟深居簡

出上下不交釀數世痿痺不振之禍不知神廟處分挺擊肅然乾斷臣民  
駭服豈叢脞之主也哉唯神廟非叢脞之君而從哲實痿痺之相猥云顧  
命游歷三朝釀禍未見于天下而難端先發于宮禁使熹廟英斷有若神  
皇紅丸移宮而案何至盈廷水火幾成黨禍長姦宵之虐焰即借付托非  
人主少國疑貽患遂烈可為長嘆者此也

### 紅丸論

論曰大漸非投藥之時宮寢無用丸之例鴻臚非用藥之官不效無賞  
醫之理雖有百口不能為可灼解雖有百口亦不能為從哲解然古之與  
大逆謀非常者多出于鉅奸大猾從哲一不學無術非其人也當可灼自  
薦時憧惶回惑不能峻斥彼令勳戚大臣議及帝宣可灼不能力阻一進  
再進熟視不言坐令夕進藥而朝上仙夫家人親友間遇有疾病用醫藥  
猶再四高確不使誤投自為輔相視主危急試不測之方而禁不發一語  
則將用彼相乎嗟乎從哲自有應得之罪謂從哲弑逆必不受也是時衆  
所指目勤養性崔文昇輩皆庸駑下材從哲何所持以張逆羽即欲圖不



軌毒餅醜爵何事不可為而當廣廷稠衆指稱九方上達宸聽明言露詞  
播間遐邇圖不軌者若是乎故曰謂從哲弒逆必不受也迨夫鼎湖既泣  
普天悲憤從哲不能阻妄投于前則當伸國法于後便可灼藥效則立富  
貴藥不效則膏鈇鉞令後人不敢以人主身命圖僥倖即念其愛君意本  
無他庸醫殺人罪宜加等乃不誅不罰而膺賞是頒衆議譁然擬旨溫遣  
遂貽紛之論曰從哲弒逆乃從哲言可灼進藥之初曾令與勳戚大臣  
議明已非專決是以弒逆之罪嫁諸大臣也賞可灼謂旨出自帝是以弒  
逆之事嫁諸嗣天子也病狂喪心周章失措何怪一時忠憤之士感激過  
當而附和之徒一倡百應從哲幾無完膚乃崔鄭諸人反若晏然事外者  
非從哲處分失宜以自取戾而弒逆實罪卒無可措耶瓊尾之徒從而論  
訛祖挺擊時力主風癩故智厚為從哲解且厚為可灼解自謂省事而不  
知已列于奸邪矣又何辭焉獨是明末積習大臣一被論輒杜門輒乞骸  
骨角巾歸里從哲為舉朝攻訐幾無以自容非止紅丸自挺擊聚訟彼已  
儼然久秉國成矣而醜顏朝端曾不遜避請封移宮猶挂彈章徒供士大

夫唾罵謂非有與援不可也然究之不過一不學無術變祿固寵之庸人  
尔位尊品猥衆惡攸歸紅丸票旨倉皇顛錯嗚呼群起曰從哲弒逆從哲  
弒逆是未足以服從哲也

論曰國家不幸有奸臣尤不幸有庸臣奸臣決裂禍速而易見庸臣  
醞釀禍遲而滋蔓彼奸臣者謀必已倡權必已擅禍亦必已受庸臣謀不  
能倡也而能和權不能擅也而能附身不必受禍也而喜嫁禍方從哲庸  
之尤也可灼未召之前奏請謹醫藥矣而可灼既召之後知丸之不可進  
也而任投不測之餌且姑令與多官議也何為及進藥帝崩謬賞可灼藉  
曰先皇遺命奚不可力沮之嗣君也然則從哲非直庸也庸與奸忝半者  
也其請謹醫藥之疏非忠也若曰我第投此疏後雖有不可知我可高臥  
勿問也曰嚮固已請謹醫藥也令與多官議非慎也若曰我既有此議後  
雖有不可知我可高臥勿問也曰嚮固已令多官議也其賞可灼非誤也  
若曰此旨傳自先帝至自嗣皇宰相不過奉行尺一也噫所貴有相臣者  
定危疑決衆慮若網在綱弓在彀固弗振肅匡勅也烏用此旨鼠兩端哉

無定畫之相臣為哉且非第紅丸也挺擊之變迫于人言一疏再疏以了故事也移宮之議迫于人言一揭再揭以謝衆責也封后之事不能效引燭焚詔之李沆而姑查例也丁巳之祭不能効力救唐介之文彥博而禁不語也約畧平生大概多左右牽顧之情鮮獨斷果行之勇有濡遲畏事之意無昌言犯難之心蓋自張江陵任事攬權一敗塗地後之繼者務以張為戒寧為模稜為伴食不敢私自振刷以招威福自恣之疑所謂不倡而和不擅而附操養拙守雌之術處群疑衆難之時坐使國是日淆譎責交萃挺擊移宮不過以濡緩被議而紅丸之進可灼之賞誅心者徑起攻之以弒逆乃始嫁之會議諸大臣卒嫁之嗣君之令旨而已無與故曰庸與奸忝半也然而究竟庸也彼奸臣也謀必已出權必已擅禍亦必已受即為莽蕘之毒成濟戾景之逆事止一身惟庸則不敢為非常之事而善養成非常之禍且善起天下非常之疑及事起而自居無罪分責于人必不肖首發一議獨行一斷而天下已孰窺其肺腑也則從哲之謂也國家之大不幸也

移宮論

論曰當光廟之在青宮也孝端皇后已賓天而鄭妃寔有奪嫡之漸喜廟之未正位也孝元孝和皆蚤逝而李選侍寔蓄專制之心况間選侍乃鄭氏之私人也鄭氏以母愛子抱之勢駸：乎有奪長之意特憚公議碍祖制而止邀求封后志頗叵測所營不遂而不能得之于自者仍欲得之于選侍使選侍憑寵日貴一旦有大故侈然母位之尊挾制嗣君上無西宮尊重之勢以壓嬪嬙之寵又無長君英發之望以溫柔暗之奸外無威重大臣侃：正色以寢宮闈之覲覲選侍尊而鄭妃益尊兩姦相濟指幼主布羽翼結外庭除異已垂簾稱制勢亦宜有縱曰李氏無當年呂武之雄黠然加以鄭氏三十年宮寢蟠踞之奸交煽為虐何所不至况大行已崩嗣主未立而竊踞天子之宮坐待名封之及藉使踞宮不移封號奄定而嗣君即位將仍居慈慶宮乎是以當陽英主避先朝一嬪御也將同居乾清乎是必母事選侍而盤踞益堅縱不能效垂簾稱制之為而自居保護恩私之素連通鄭妃互相眩惑禍曷可窮且選侍移宮之日逼嗣君即位

之期此而不移更于何日乃持和說者曰宮自當移寧俟迫而後移吁至是而尚謂和持和說者又曰選侍不間命不敢擅移吁謂選侍恭順如此即選侍方將力阻嗣君使不得見諸大臣而官度候嗣君之命退處別宮即及廷臣交章楊左憤爭始得即日搬移之旨選侍失勢故踉蹌而徙避尔使選侍無異志知大體大行既崩落間嗣主乾清尊嚴非一介官妾所宜據乞遷別宮以終天年嗣主因而擇善處加優禮以全先皇之愛情義交盡何至紛々且致神廟大婚惹聖皇太后亦必遷宮以避宸居之重何有一未封之選侍况熹廟是時年已十六大婚期近何藉選侍之無護而戀々不出也哉當日倡議力爭肅清宮禁諸臣不可謂無功也而跡其行事亦不可謂無過古大臣安國家定社稷必孤行一意而不作緣干群小方熹廟之在慈慶也宮闈隔絕必得內臣之知事體者傳道語言參詳批答而王安寔其人也諸臣非王安無以知李氏之悍恣非王安無以道意于嗣君非王安無以處分于宮寢中外應和實有其迹重以汪文言佻輕小才奔走承悅諸公遂入其彀中王安既斥全局漸變汪文言一敗而

淪胥溺矣而使諸公不假王安為奧援如宋韓琦立英宗故事約顧命諸大臣直宿宮門旦夕請見擇柔謹內侍從容善辭以移選侍于別殿毋致驚惶迫遽有傷嗣天子篤念先皇之心既移之後泯然無言殷然加意不必一諭再諭暴揚選侍之過惡以滋天下揣摩之惑即有姦人欲翻案肆誣罔必不能以交結內侍植黨居功為諸公罪也計不出此而因緣習熟竟貽小人口實夫楊左諸君子烈孤忠豈有意攀援中貴而事會所遭適然相助其迹若私而意實公也寧慮事定之後論訛之口起而媒孽其短長哉彼夫功名之士當事機之會牢絡權奸以為我用有不必屑較邪正而慎交通者諸公皆氣節之士也植立最高建豎最大必不稍假借而令後人有遺議乃以干煠氣節而效功名之士之所為使仇口誣讒正人短氣吾不能不為諸公致憾云

論曰國家不幸而有天故內有母后尊隆之勢則庶孽不敢萌異心外有大臣嚴重之威則宵小不敢營私實光熹之間鼎湖再泣坤寧無母儀之貴台閣鮮威望之臣長孫嗣統類昌邑之清狂庶子承藩多如意之

窺伺一二宰輔大僚庸之保位小人乘間岷擇枯苑寔繫有徒非臺者諸  
公昌言扼擊冲發嗣主托在宮嬪隱露伏茲孰可意料縱家法森嚴萬無  
他慮得不啓天下忠臣義士之隱憂哉移宮之舉楊左之功可揭日月也  
而卒來居功之謗竊疑諸君子亦有可責備之道三烏外廷字號共持大  
義移宮旨降選侍自無敢違者而王安汪文言可不必作緣一也選侍一  
孱婦尔不達事體毫無籠絡光廟在時憑寵恣肆則有之無能為也垂簾  
稱制談何容易諸君子憚惶太甚聲號太急幾以為呂雉復生武曌再出  
二也移宮之際尚宜委婉恩禮兩盡乃逼期候旨情事倉惶此不過遷一  
舊宮嬪尔胡為紛三也有是三者遂貽宵人口實指為希圖定策借事  
邀名且舉挺擊紅丸建言憤爭諸臣一網盡之夫事關國本由來有日檢  
壬欲入人罪何患無辭而顧持苛論蓋古大臣奠安宗社從容沉靜大紛  
大疑片言立決不示人以張皇之態及事定而口不言功處錚養嘿不貽  
人以非議之端三案諸君子誠其人也然未免感憤過當奸邪側目及事  
定又不能嘿屢疏自鳴且為同輩鳴挺擊為王之采也紅丸為孫慎行

也移宮為楊連左光斗也而楊左受禍獨慘則以中有楊灶之奸而楊左實攻之亟也其罪楊左以熊廷弼賄事而意不在賄也若曰尔何為借移宮亟圖定策功意併不在移宮也若曰尔何為齒路馬攻社鼠尔能借事以邀功我亦借事以洩憤而使楊左以交王安者交魏瑞將不次峻擢以成定策之名矣何至殞身篋楚而下千古孤忠之淚耶乃毅然不回視死如飴始知交王安為國也非為自謀也使天下安社稷固雖加以惡名置身九死而勿悔古所謂社稷臣蓋若是夫

### 三案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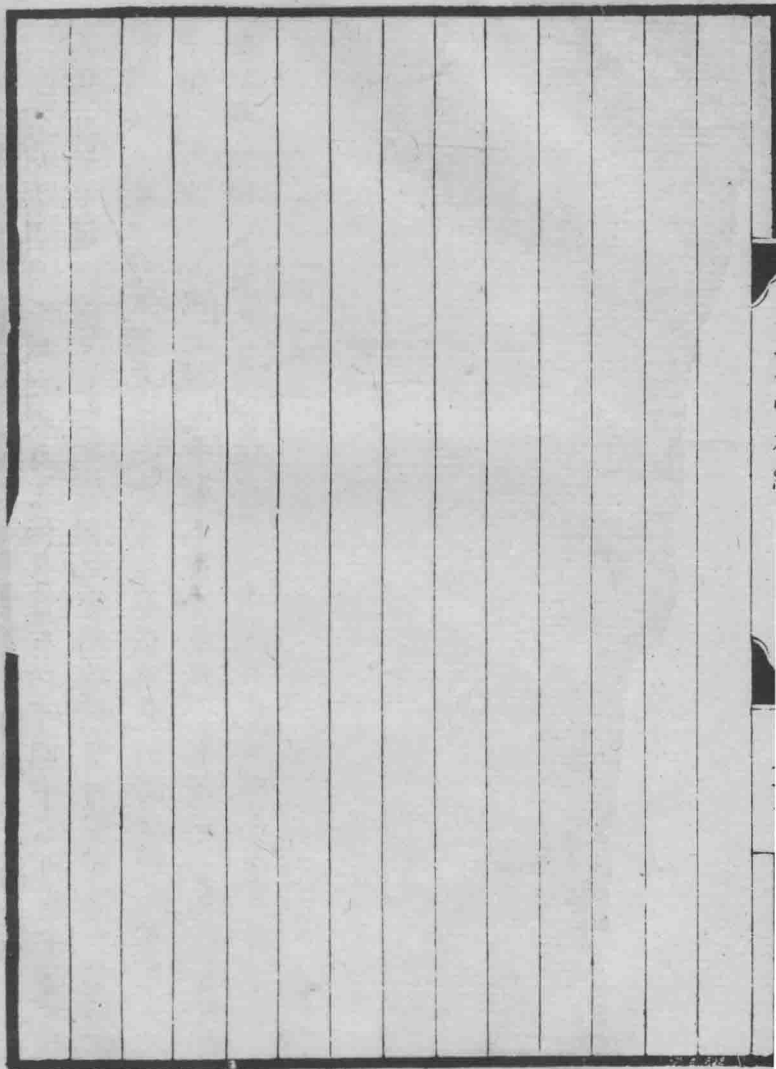
論曰為挺較手之說者曰辨風癩者為忠而主風癩者非忠為紅丸之說者曰窮究主使者為忠寬治可灼者非忠為移宮之說者曰安嗣君者為忠而安選侍者非忠諸君子方明目張膽昌言不諱為防微杜漸之圖而諭訛之徒已竊伺而乘其後若曰本非為辨風癩也離間宮闈而立異以邀名也非為究主使也誣大行以惡名而目嗣君以許世子也非為安嗣君也意圖定策功而不知陷天子以不孝也夫諸君子執持甚正何俟



原心誅意之文大節克全忍施吹垢索瘢之論乃議論激而水火分喜氣  
興而朋黨立君子斥小人為邪小人亦斥君子為邪吾夷攷之挺擊之變  
辨風癩者惟王之來而主風癩者十人而九紅丸之議窮主使者十人而  
九而寬可灼者惟方從哲移宮之役安嗣君者十人而九而安選侍者惟  
賈繼春何紅丸移宮執言盈廷而挺擊持正之少也挺擊有神皇以主持  
于上勢不能去愛妃族外戚而戮藩王兼之慈慶召對群疑立剖之案感  
憤發奸不可無而帝斬葛藤亦未為失也至可灼以御躬而試奇藥選侍  
以宮嬪而抗嗣皇隱茲密發長此安窮中外危疑字號共厲是時亟倡危  
言以破奸膽猶慮不能弭後憂而乃有咄嗟持異議者是尚有人心也哉  
方從哲賈繼春之罪不勝誅也而賈繼春尤甚何也繼春之入都門在移  
宮之後而疏請安選侍在群奸之先自謂宮既移不可無此說以全天子  
止孝之名不知欲傾眾正者得繼春之說而緣附之翻移宮之局立貪功  
邀利之名以眩冲主之聽聞而二三君子坐賅追贓遂莫救夫血濺獄門  
之禍彼方從哲不過誤爾及大漸而俱累已因寬可灼以為自寬地其機

尚淺其流毒尚微自繼春疏上而諸君子禍機遂伏且始疏猶謂酌情禮  
盡私思不無補于聖德乃後來被召上言肆詈楊左且云天地不容祖宗  
必殛乞定爰書以布中外勅纂修以昭史冊要典之作彷彿黨碑是時楊  
左諸公骨碎血丹而繼春何猶忍厚誣若此繼之者范濟世也濟世于移  
宮時實選轆蓄異心及繼春有疏屢進數揭汲以封選侍為辭倭述先  
帝之遺言歷數王安之詭譎詞旨委瑣肺肝若燭當日楊左未敗御史霍  
鏜猶以清正目繼春即左光斗亦以端謹推濟世且以賜環遺繼春為憾  
是豈欲牢絡異已毋樹我敵抑兩人肺腸不易即識耶蓋安選侍者楊左  
之素心也特未早發爾使諸君子于移宮之後即請封選侍以遵先皇之  
命成止孝之隆則賈范輩何所挾以肆其諛請覓選侍之侍御以見沒身  
之敬則劉朝等安所激以變其局不幸而為西人先發遂使煬灶鉅奸借  
題害正一則曰圖定策功也一則曰借事邀名而陷天子于不孝也一則  
曰植黨納賄也一則曰與王安汪文言中外交通也一二寡識者或遂謂  
諸君子意氣太激吟咏大明有受禍之道夫以逆璫滔天之焰楊左輩獨

奮不反顧教其罪而攻之殺身不悔是豈有功可圖乎名可邀乎黨可植而賄可納乎藉曰結納王安為權利也使媚逆璫權利當百倍于安而何為冒死不顧乎悲哉諸君子大節凜凜而猶不免無識之疑是亦見自比于奸諛設淫詞而助之攻也予觀三案于紅丸一案殊色：竟亡善斷獨于挺擊快神皇之處分移宮悵楊左之奇烈不禁吁噓而不置云



愍皇帝本紀上

帝諱由校光宗長子母選侍王氏萬曆三十三年十一



愍

慶宮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乙亥卯時大行皇帝崩諸臣哭臨于乾清宮  
畢郎同英公張惟賢閣臣劉一燝等於文華殿慰問隨行稱賀擇即日午  
時登極奉令旨有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其令禮部郎速具儀以  
聞復傳旨大行皇帝未造寢陵司禮監同內閣禮部堂上官與同欽天監  
官往天壽山相擇具奏初四日吏部等衙門周嘉謨等疏請李選侍移宮  
旨令擇日行御史左光斗疏言內庭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李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乃儼  
然居正宮而殿下乃居慈慶斷不可者倘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  
專制之實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誠有不可言者兵科給事中楊漣疏登  
極在即必無天子居東宮之理况以天地神明之共主即兩宮聖母若在  
亦必加以皇帝尊稱今選侍目無幼主稱曰我哥兒安得此大不敬話又  
李進忠劉遜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盡取先朝之有而後出

宮乎移宮一事斷在今日奉旨命選侍移居熾鸞宮禮科李若珪疏為殿下之正位在即先帝之年號當請恭惟先帝登極之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今殿下登極則明年正月初一卽為殿下紀元之始宜以今年七月終止稱萬曆年號八月初一起以至十二月終改元泰昌禮侍孫如游以為於理允協傳示中外臣民遵行欽賞閣部大臣英國公及吏科都給事河南道銀幣有差又賞鴻臚寺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初六日庚辰皇長子卽位以明年為天啓元年大赦天下刑科魏應嘉上疏大略謂聖明紹基有永大臣輔理一新當以實心任事以虛心議事不得稍忝意見朕用私人裨臣等亦得効他山之石備籠中之藥初七日辛巳御史王安舜疏列李可灼進藥罪狀不赦乃蒙皇上頒以賞格將酬其藥價乎抑酬其起死回生乎可灼輕于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可灼之罪更不小宜亟賜正法以謝先帝奉旨可灼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念姑從輕罰俸一年崔文昇職司御藥乃朦朧擅進不忠之罪難免姑革去秉筆職銜降內官監奉御又御史郭如楚疏欽賞諸大臣中及李可灼夫赤丸不效白雲遽升

可灼當席稿待罪乃兩朝顧命遭此殊恩么麼賁亦得同賞功罪不明體統謂何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劾奏輔臣方從哲十罪無君當誅上責以輕譏大臣有傷國體從哲奏乞致仕上溫旨留之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曰保身曰定志曰講學曰勤政曰納諫曰謹微願閣臣以至精至密之心時通帝座以至公至虛之心總持朝綱斟酌以求至當擔荷以鎮危疑聯大小為一心合宮府為一體然後天下事惟所幹旋而靡不如意語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非權而何以稱重也願皇上予之以權絲綸無從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絕無旁落右春坊張鳳進初服十事一曰養身二曰養性三曰勤政四曰敬天五曰法祖六曰親賢七曰納諫八曰信令九曰恤民十曰持體上嘉納之甲申令禮部集文武羣臣議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尊謚祇告天地宗廟社稷丙戌後金兵入撫順以袁應泰巡撫遼東御史鄭宗周疏言慎擇侍臣以保聖躬安天下奉旨李進忠已有處范通孫相降小火者皇坟司香陳克臣孫惟賢革去管事照舊奉御司香戶科王繼曾請擇期開講旨查舊例奏行命法司逮問李如栢李

如楨下獄如栢自縊死吏科周朝瑞復職上諭兵部遼陽孤危深為可慮  
熊廷弼着益用心料理多方防禦圖勝萬全以舒邊患戰守機宜原不中  
制毋得推諉有誤事機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上言先帝春秋鼎盛  
卽涉哀勞何至一月之間便爾殂落道路沸傳以為姦黨陰謀醫藥雜進  
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爭冊立者正以先帝故爾此屬久  
蓄逆志必有一逞不意倉猝之中竟售其計陛下先帝愛子亦未一問先  
帝垂沒之事以報地下之恨乎先是言官論崔文昇者甚衆珍始訟言陰  
謀弑逆矣戊戌赤氣亘天自左光斗有收回封妃遺命之請令旨下禮部  
再議已而上卽位禮科給事中暴謙貞抄叅寢其事而諸內侍下獄者轉  
相攀引以動搖貴妃鄭氏并及選侍之父從哲等請自科道所指數人外  
勿更收捕未允而中外流傳有言選侍自經入公主赴井者御史賈繼春  
遂上書閱臣大略謂自古未有新君卽位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  
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今日之事者左光斗上言當先帝上賓之  
後人心危疑臣隨公疏後有肅宮禁一疏其時但以安宗廟定社稷為念



不知其他今選侍既已移宮自當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則於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也辛丑上諭內閣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之恨前皇考病篤大臣俱進內問安選侍威挾朕宮欲傳封皇后手推朕向大臣覲顏口傳回避選侍暫居慈慶復差李進忠等傳每日章奏先奏選侍看畢方與朕覽從來有此家法否朕今奉養李氏于曦鸞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其李進忠等皆係盜庫首犯賊明証確自干憲典豈謂株連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從哲等具揭封還奉嚴旨顯是推諉從哲等上言選侍得罪聖母不惟聖心抱痛臣等亦不勝悲憤但事涉宮闈不宜宣洩且皇上既仰體先帝遺愛奉養尊敬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德意而滿多議故一時未敢抄發茲蒙皇上直諭且責臣等推諉不勝悚懼除奉旨徧示并抄發外願皇上始終以先帝遺愛曲賜保全上曰皇考選侍李氏已移居曦鸞宮撫養所生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

各衙門月分年例養贍優厚各令得所昭朕仰遵皇考遺愛篤念親之  
意特諭卿等知之先是兵科給事中姚宗文閱視遼東還奏熊廷弼隱匿  
敗狀廷弼疏辯乞去御史馮三元劾廷弼辨言欺君庸才誤國下九卿科  
道會議廷弼請勘御史張修德刑科魏應嘉復劾之命廷弼解任回籍聽  
勘冬十月乙巳兵部尚書黃嘉善罷丙午葬神宗顯皇帝孝端顯皇后於  
定陵辛亥以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應泰爲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經略遼東廷弼連疏與言官相訐乞令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至遼  
東行勘從之兵科楊漣御史吳應琦等奏自古無言事之人即勘所言之  
事者必更紛囂有傷政體大學士方從哲等復言之改遣兵科給事中朱  
童蒙往以薛國用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添設兵部侍郎二員己未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廟號  
光宗辛酉中旨以禮部尚書孫如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御史賈繼  
春等吏科都給事中薛鳳翔等合疏爭之不聽丁卯熾鸞宮災上諭內閣  
皇五弟與諸公主居勗勤宮相隔甚遠已差人守護熾鸞宮雖燬選侍李

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南御史傳宗臯疏論崔文昇因言先帝  
長君踐祚鄭貴妃以皇祖嬪御留止宮中不聞引避疑有陰謀請收侍御  
之人下獄窮治不許以兵部右侍郎崔景榮為兵部尚書十一月丙子上  
皇妣元妃郭氏尊謚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貞皇太后皇妣才人  
王氏尊謚曰孝和恭猷溫穆徽慈謚天鞠聖皇太后時吏部尚書周嘉謨  
戶部尚書李汝華並以人言杜門上曰近日大臣紛々求去屢旨慰留通  
不遵承成何國體朕新政之始方且倚任老成卿等侍先帝憑几言猶在  
耳豈可恣然大臣愛君體國固如是乎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可即出視事  
言官論人無得任意訾毀以後章奏宜明白簡易據事直陳無得故為含  
糊致人猜忖熒惑聽聞賜袁應泰尚方劍刑部以盜寶獄上有旨王永福  
姚進忠姜昇鄭穩三等各斬餘發克淨軍尚書黃克纘執奏不聽十二月  
丙午遣司禮監太監盧受王安御用監太監王之元于京師順天府等處  
司禮監太監李實內官監太監馬鑑於南京應天鳳陽府徐州河南等處  
選淑女自移宮之後流言藉々謂不容先帝一妾諭旨既宣其中語不無

太甚人益以為疑連乃上疏自明乞加恩李氏并傳示中外以定人心上乃申諭避宮始末以釋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文武大臣科道等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四請奏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面見大臣李選侍許而復悔及朕出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兩三次不放出煖閣司禮監等官又奏大臣朝見畢即回選侍方許朕出朕至乾清宮丹陛下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朕進前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要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日事勢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視皇考入歛選侍又阻朕於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等奏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蚤回選侍全然不聽王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殿總行禮畢選侍差人傳諭朕必欲再朝見選侍方許回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派

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皇考所賜與選侍無干只每日往選侍宮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在彼宮居住選侍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閣宮內臣共見而不忍言者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為誤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選侍以遵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於親疎自有分別選侍所行毒惡之事朕曾密諭閣臣不令抄發若避宮不早則選侍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選侍因殿前聖母自知有罪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交一言有舊人來問朕安交言者即拏去重處此朕苦衷外走不能盡知朕今奉養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為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繇選侍之毆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以遵皇考之遺意大小臣工何不體察乃至私于李黨責備朕躬朕欲出一嚴旨切責內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為中旨喧論不休且不深究

卿等可傳諭百官其務和衷以供乃職毋得背公植黨自取罪愆御史王業浩上疏言今日御古傳宣不無微有可酌伏祈更出明綸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議召輔臣商定而後播傳夫選侍昔為寵嬪今則子焉一婦人爾當熾鸞之火而無虞皇上所以恤而周之者已極優厚舉朝尚有繁言乃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居伏願皇上靜思者一先帝青宮毓德仁孝夙聞一月當陽千古讓美何至以一女子之微生如此枝節天下萬世不察則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伏願皇上慎重者二天祚聖母起自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閨之細橫來批頰之允在選侍即死有餘辜在聖母則生豈如寵伏願皇上斟酌者三且外廷臣工比肩共事一主而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社稷安選侍則水火之形既判玄黃之戰方興仇不仇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終了伏願皇上消彌者四奏入留中方從哲以人言乞休進中極殿大學士就第廕一子尚寶司、丞御史焦源溥上言君臣父子夫婦謂之三綱光宗皇帝神宗皇帝之元子也為元子者為忠則為福

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宗皇帝之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先帝之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今日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當先帝御極之初忽傳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張差之棍不中則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凡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々痛哭流涕豈皇上獨不動念乎故臣以爲勸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昇必不可不磔也人臣無將則必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大義而一疏再疏極爲開釋若以放縱逆犯爲持法之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先帝宜有此一棍之擊一劑之鳩矣上曰此往事不必追論然以諸臣言之不已降文昇淨軍自神宗朝請冊立多杖謫以去天下側目貴妃久矣諸臣欲一旦反之屬天子勿冲宮中多有嫌隙將興大獄源溥疏上以三事串合為一至發揚先帝燕私而有所不顧于是三案之形成矣兵科都給事中楊連再疏乞歸上許之連先上疏自明旨褒嘉過當人謂其結王安以取旨如響答者連遂不自安

疏歸刑部尚書黃克纘疏辨上切責之辛未上諭百官朕自御極以來祇  
遵皇考遺訓夙夜靡寧所賴內外臣工奉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表  
率諸屬輔臣孫如游為朕首簡何乃以浮言求去使朕不得任用一人尚  
書周嘉謨黃克纘一事小嫌何難消釋即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  
疑慮何至封印杜門連求去國夫大臣爵位已極一去何難皇考顧命諸  
臣望以佐朕新政豈意兩朝重賞之後遂為乞身自便之圖忘國厚恩藐  
朕冲幼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即其速出視事不得更為瀆陳  
朕又覽科道各官章奏持心公平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臣身  
家計重可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心惶惑朕奉祖宗法度不能坐  
聽紛囂以亂朝政特茲再加申飭以後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  
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顯肆排擠者下廷議治罪  
朕無戲言無貽後悔天啓元年辛酉正月癸酉朔上御殿羣臣朝賀大學  
士劉一燝等請點開講日期詔用十二日開日講以吳宗達黃立極李標  
錢謙益知誥勅遼陽告變戶部請發內帑上諭邊餉一事屢詔當講求長



策不悞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帑為辭姑准發五十萬兩解濟急需  
還着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借用該部仍照屢旨會議  
足餉清餉畫一之策具奏穆廟竒妃于初三日申時薨諭令喪禮照淑妃  
秦氏例行庚辰享太廟諭吏部朝覲大典朕方行新政察吏安民行各該  
撫按官將所屬官員賢否核實註考務協公論以憑黜陟該部臨期仍加  
詢訪有不遵者指名叅奏御史馬逢乞嚴勅會議以定國事上曰所奏事  
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  
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奉旨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御史左光  
斗勅言寅夜暗行再營入閣全無去志別有深機閣中旨者自用如游始  
則塞中旨者必自去如游始命大學士韓爌詣天壽山覆視光廟吉地并  
謁皇祖陵寢十八日補大選甲午上行冠禮科臣成明樞進規言昔周成  
王將冠祝雍曰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敬闡其義  
以獻禮科周士樸上言當體元居正之初宜圖修德凝命之實曰敬天法  
祖宗儉恤民聽言科臣趙時用上疏言官之發奸摘伏莫上於議論而使

賢奸不辨摘發不真者亦莫弊于議論皇上俱以票擬歸閣臣無令有中  
出之旨閣臣盡依公議代絲綸無致有拂衆之嫌則政本清用人當議論  
安得有逞私構角哉上嘉納之王象恒陞應天巡撫張之厚陞延綏巡撫  
陵軍劉馨等挾營羣噪責降陵監李受等有差賜瑞惠桂三王府莊田復  
駙馬王昺膳養田租以惠世揚爲吏科給事中周應秋陞南大理卿二月  
癸卯朔乙巳日暈兩旁有耳若月命張惟賢劉一燝知經筵事韓爌孫如  
游同知經筵事周道登等克經筵官太寧侯陳良弼照例侍班御史張慎  
言條議起廢四說旁搜之道當廣採訪之道當公核賢之道當真程品之  
道當正又當于起廢之中寓甄別考課之法賢者待以不次平常者待以  
年勞然後人心允服而議論可省遣營繕司郎中王惟光吳之甲督造桂  
惠二王府第河南道御史袁化中陳言時事漸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曰  
言路漸輕曰法紀漸替曰賕賂漸廣曰邊疆漸壞曰職掌漸失曰宦官漸  
盛曰人心漸紀禮科楊道寅陳慎始五要經筵慎養德之始召對慎親政  
之始票擬慎內假之始節儉慎裕國之始賞罰慎操柄之始上御文華朝

見畢有狂人冒衛士服入班妄言命衛司雜治傳諭錦衣衛檢點扈從員役不得縱容僱替違者叅究諭兵部遠左危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非輕請告杜門堂屬空虛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侍郎張經世職方郎中仙克謹着即出視事不得藉口人言致誤疆事其未到兵部移文守催就道太常寺少卿李宗延請修明禮樂以光祀典內言裕榮建文景帝宜入祧廟當酌獻宗睿宗從祀當去十五王補入歷朝文臣御史周宗建疏制勝全無成局上曰軍國大計廟堂自能主持閫外機宜仍當叅合畫一此奏裁定兵餉同志設防及薦舉熊廷弼該部詳確議奏兵部覆經畧袁應泰招降制夷上曰處置降夷事宜便行文經督巡撫凡事悉心料理務出萬全閫外事權原不中制不得因而互諉致誤機宜兵科給事中萬基諫納降夷言具可疑者四可慮者五夫受降如受敵以殘遠而收叵測之夷閣臣泄之置之其真輕國事為一擲哉草場火楊鎬李如楨論死閏二月免親藩貢馬頒天啓錢式御史董羽宸進補救十說曰絲綸之出當平牽制之文當決官府之法當一政刑之明當速保舉之法當嚴巡撫之任當久遣

佚之材當叔起廢之法當核補官之期當一文卷之刷當密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賢旨曰繼春要名減罪今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着照原揭回話初四日丙子風霾諭內閣傳兵部行九邊嚴加防備命兵部凡閔切邊務奏章速行議復并申飭京城譏察防範命大學士劉一燝等纂修神宗光宗實錄荆王助餉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戊寅大風霾御史魏光緒奏申張差罪案請擢用王之案吏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制歲一舉行封皇親郭振明博平伯王昇新成伯王天瑞永寧伯營慶陵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大臣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腹裏與塞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起孫瑞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兪都總儲戶科趙時用言遼事三可憂選練之無日調度之失宜招徠之難測兵科朱童蒙勘遼回奏上曰遼事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回藉情有可原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恤錄首請建儲舊輔沈鯉遵例優贈呂坤刑部尚書廢一子入監河西副總兵竇承武加總兵

照舊管事河東副總兵賀世賢陞征夷總兵張慎言高弘圖王大年各疏  
救賈繼春各罰俸仍嚴責繼春回話尋革職為民海州賊吳金祖叛平之  
三月吏科倪思輝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言之詔朱欽  
相奏天徵日至民生日感請申飭吏治復懲貪旌廉之舊典欽恤陣亡將  
吏劉綰王宣杜松各贈少保予謚廕潘宗顏光祿卿董爾彊張文炳各僉  
事餘各贈廕有差後金兵入瀋陽川浙將佐董仲揆周敷吉秦邦屏吳文  
傑等戰死兵卒俱殲遼東巡按張銓告急并奏請恤忠魂治懦師使撫臣  
薛國用以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以山西之兵移駐廣寧令山東  
水兵從海道抵益州通州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帑金數百萬以佐軍需下  
兵部議奏起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鮑應鰲祠祭司中後金  
兵乘勝舉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張銓副使監軍何廷魁崔儒秀都指揮  
徐國全同知冒日乾皆死之金復海蓋州衛後金悉傳檄而定大學士劉  
一燝等揭報上震怒切責中外臣工諭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死守危疆  
以安內地加援遼統兵鎮將王威提督勒限出關阻高第右僉都巡撫大

同招募豪傑詔曰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武事陵夷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鈴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赴內外官驗實朕皆不次擢用展其豪傑之才布告天下使知朕意發帑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實用不得冒破起用原任兵部侍郎熊廷弼命地方官敷趨卽日就道并催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張鶴鳴王在晉初伯裕疾趨任事添設職方主事二員范鈞耿如杞起王之宋刑部浙江司主事四月以李宗延為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及換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斷送若不嚴核何以警後爾臣工猶宜各洗肺腸同佐時艱有敢薄視朝廷淆亂國事朕不姑息命僉都御史畢自嚴天津防海王國楨通州護漕添設薊州兵備廷邢慎言任之遣主事周鼎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中萬邦孚往通州天津宣大山西招募精兵修山海城廣寧叛臣黃衣伏誅逮原任監軍道臣高出自遼陽亡奔航海歸朝揭請割廣寧以餌西虜

爲御史劉廷宣所劾也遼東巡撫薛國用告病陞王化貞僉都代之再發帑金一百萬罪援遽逗遛鎮將王威達奇勲命科道尹同舉等分營簡練贈遼陽死事諸臣張銓大理卿允世功陳策必保各賜謚廕錦衣指揮僉事崔孺秀何廷魁光祿卿廕錦衣百戶童仲揆都督同知吳文傑周敦吉戚金節起龍秦邦屏都督僉事命三法司熟審布衣叅謀張思任奏遽左情形命部擬用尋授游擊防素曾起用謀勇將領杜光宇顧尚文張成憲等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小省一名以龍飛首科也兵部尚書王象乾起補提督九邊軍務涂宗濬起補提督京陵軍務後金兵窺河南巡撫張我續統兵移鎮旨嘉其率先甲戌發冊迎皇后張氏獲交通傳報叛人劉保磔之五月戊寅朔以冊立皇后張氏詔告天下命御史劉蘭掌河南道印管大察兵部議調四川湖廣上兵浙江民兵共六萬刻期到京冊封王氏良妃段氏純妃陝西道李達請嚴禁內操少詹事徐光啓奏曰晁錯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旣不能戰卽當嬰城自守奈何列營城外一聞敵至望風瓦解列營火

砲皆為敵有反用攻城俾無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內潰自然之勢及今不思變着雖征調招募更如前日吳廣寧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急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驀越長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至如都城固守尤為至急依臣原疏建敵臺以護銳以銳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也再給戶部帑金二百萬諭令陸續支消務當實用贈馬德澧大常少卿李德陽南戶部尚書諭戶兵二部自東事軍興以來戶兵等部不能長驅動請內帑請則危言要挾用則任意開銷調募不求精強防禦不合款會耗費徒多績效鮮睹該部可集廷臣會議目前所需在內在外孰緩孰急其募調兵馬修濬城池整備衣甲器械備禦三岔山海撫賞河西款虜賚恤存沒軍士等款逐一開列向來積習蠹弊一一剖析卿等大臣務遵成憲講求軍國大計勿避怨嫌毋顧人情其科道各官忠誠體國固不乏人亦有乘機恣肆顛倒是非止快一己私心不顧國家利害無論更置經畧破壞封疆貽禍海內即此遼餉查核一事何曾有一人悉心調畫庶條慮改圖勉務職業兵部尚書崔景榮辭任命王象乾代



諭免經筵以後春講定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免吏部都察院傳諭各部尚書侍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遠遼東巡撫王化貞奏河西情形最急一切防禦無備各官如何尚未到彼何不查照奏請督發補任大臣畏屢譏謫動思引避小臣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躬焦勞坐視封疆淪棄撫時省躬能無悚慄輔臣劉一璟已着宣諭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檢魚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員卽出供職不得辨是論非不得托疾言去不得連章求勝冊封宗藩吉肅代益德魯蜀周崇等府祠劉綈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賜劉綈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儒秀何廷魁等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等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諭吏部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擠排致誤封疆降級調外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革職為民賞賚優卹河西將士遣御史方震儒宣諭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六月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大婚加恩輔臣一燬曠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詹一子尚寶司丞司

禮監太監王體乾王安魏進忠各廕弟姪一人錦衣千戶奉聖夫人容氏  
父容大年與做錦衣千戶：尚書李汝華致仕汪應蛟巡撫寧夏敘平  
苗仲功張鶴鳴晉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正千戶世襲命熊廷弼兵部尚  
書兼副都御史駐札山海關經略遼東陶詡先右僉都巡撫登萊廣兩雍  
中額順天增十五名應天增五名後不為例宗生聖裔中式名數准各加  
于額外但不必擬定一人諭吏部以黔功加恩前任首輔今召用葉向高  
進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前輔方從哲廕一子中書舍人見輔  
劉一燝韓爌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各廕子入監南科徐憲卿條入觀事宜  
免朝之數當寬多留循良以撫綏凋敝糾擾之罰當重自備脚力毋科民  
擾騷違限之法當嚴往來水程稽查議處至于署篆之人速當議定署印  
之考速當議行釋繫臣馬出降二級降原任監軍道胡嘉棟四級俱戴罪  
立功七月官容氏男侯國典錦衣衛指揮御史劉蘭等公疏已之不聽時  
經略尚書熊廷弼啓行有日所需兵餉器械尚推延未定廷弼疏終日講  
求兵馬全無着落徒滯行期有旨切責該部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併各

官廩糧優厚從之吏部疏三方布置已定題奏遼東西路監軍叅政邢慎言中路監軍副使錢士晉南路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軍僉事胡嘉棟登萊監軍僉使楊述程降原任按察使高出為山西副使補添設西平堡監軍牛象坤陞山西僉事管盤山監軍命御史方震孺巡按廣寧游士任巡按登萊以王體乾掌司禮監釋內監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于獄降前司禮監太監王安淨軍發南海子墻舖尋殺之命禮部侍郎周如盤纂修玉牒兵科酌議豫備援兵協濟驛遞之法經過地方啟棚不備水火不周罪在州縣倘既備而故擾居民罪在兵將最衝驛遞量給新餉于援遼夫馬一窵另行造報賜經畧尚書熊廷弼尚方劍麒麟一品服仍賜晏都城外府部院堂上掌印官陪餞以寵其行南臺御史王允成論司寇黃克纘定鄭穩山盜竇一案生死不同又辨源溥正綱常一疏刺謬特甚禮部請查遼東徙居登州之士容令額外中式一二以兵部尚書王象乾總督薊遼獲通謀叛賊陳天爵于天津貴州苗作亂熊廷弼請申明經撫職掌圯故總兵蕭如薰到京八月詹海瑞于海宴入監議祧廟禮光宗山陵將畢

升祔有期當議祧遷之制禮部照累朝典禮議祧憲宗太常寺卿洪文衡  
謂睿宗以藩入宜祧奉王芝宮禮部侍郎鄭以偉疏言凡祔以近而屬遠  
祧從遠而超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  
常題云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武帝是議改而非議祧也臣以為不在  
入廟而在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  
可不考睿宗乎既考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遂祧乎疏入命仍原議行王  
化貞奏鎮江奇捷初遼東破生員王一寧子身走朝鮮效包胥之哭秦庭  
詞臣劉鴻訓以使事未歸一寧投之揭鴻訓曰後書生乃如此我輩當愧  
死因厚其資給使徧詢諸島可以假途歸朝者一寧遂得私將諸將間為  
說時王化貞駐廣寧問麾下將有能浮海探島中消息者杭人毛文龍好  
為大言同輩給之遂承命領二百人駕舟出海探事過後金下檄鎮江將  
佟養真令捕剿長山諸島養真轉以責中軍陳良策良策領三百人出海  
挈王一寧以行將謀歸朝海中望見文龍旂幟遣一寧道意文龍不信良  
策自入文龍舟請合軍文龍疑之一寧曰軍形既露使養真知而襲之則

事敗矣乃請文龍給良策旗號乘夜入鎮江克其城而後迎文龍文龍許之良策詐稱軍糧盡自歸與所善軍將葛蘓義等一時俱起夜縛佟養真於廨舍詰朝樹文龍旗幟于城迎以為帥各島主李景先等咸會文龍傷其事上功于撫臣奏之授文龍叅將駐鎮江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密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頃遣監軍兵部郎中梁之垣宣諭朝鮮常州監生鄒德基請前驅自効以山東叅議孫毅為遼東南路監軍後金兵襲金州守將闡鎮江舉事引兵來赴中道罷歸後金殺之遂屠金州二十七日光宗貞皇帝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九月御史王心一請裁抑客氏及內侍魏忠賢恩賚謂即保護應酬侍衛可賞何妨優以金帛如加給土田明示敘錄昭播聽聞殊傷聖美又况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強入忠賢之勤勞於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得旨切責都御史李宗延劾內使王昇李添祥後金兵復入鎮江毛文龍走朝鮮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近深秋大雪驟集請亟發帑金賜衣帛以恤征東將士遼東巡按方震孫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經畧熊廷弼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延

綏巡撫張之厚奏套虜入犯上諭兵部申飾將士隄備拒堵仍調鄰鎮兵馬應援并諭戶部催發應解錢糧以濟急用免湖廣災傷田租開東征輸納例御史江秉謙言朝廷起廷弼為經畧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一一當聽廷弼指揮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條進條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以進退不知所以退是化貞操節制之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國家又安倚此經畧哉十月御史馬鳴起言保姆出入宮廷六不便上曰奉聖夫人客氏遵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本內線索字樣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何故不遵前諭又來攬擾姑罰俸一年先是上諭內閣朕着擇改月二十六日午時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離左右出宮去訖朕憶泣痛心飲膳至晚勿進至曉安歇不寧頭眩恍惚以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煩激聒卿傳示大小臣工知之故云吏科給事侯震暘奏曰頃奉聖諭以保姆遠離而涕泣至忘寢食臣且駭然皇上年已出幼外之凝承

輔弼內之琵琶好述何戀、于保姆也中涓群小竈煬借叢王聖寵而煥  
江京李閏之奸趙媿寵而媾曹節王甫之禍可為寒心不報時科道倪思  
輝朱欽伯王心一相繼論劾降級調外尚書張鶴鳴奏佟卜年劉國縉胡  
嘉棟皆經畧熊廷弼舉用今卜年的與佟養真同族宜官之雲貴展其所  
施以報効嘉棟國縉置廣寧立功贖罪禁開礦奸徒陳有繼命嚴訊之鄧  
陽巡撫楊述中奏川省兵變殺傷撫臣徐可求道將府縣等官據重慶城  
以叛上曰樊龍等倡亂狂逞戡官據城罪在不赦其中或有激變等情兵  
部差人行該巡按同鄰省撫鎮等官相機處置亟宜剴定毋致蔓延遼東  
巡按方震孺奏言用兵之法總不越賞不踰時罰不踰刻以為鼓舞傑之  
壯志悚庸蠢之懦腸爾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堂、正、做得一事從不  
曾斬、截、殺得一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逃者必生彼又何苦必欲  
尋死乎今河西兵將人、備馬思走廣寧城中富家大户盡數西奔提督  
中風臥病兵馬漫無頭緒今撫臣東湊西那千難萬難惟是卑弱為憂不  
敢再言閩西策應仰祈速下嚴敕此番大將偏裨不拚命廝殺望風先走

各照信地職掌必殺無赦亦宜宿兵要路地方專殺逃軍逃將使三軍之  
歸路絕而生路可稍望也命朱燮元為僉都巡撫四川着一應剿定以便  
宜行事楊愈茂陞四川總兵薛來胤湖廣總兵馮從吾大理寺左少卿馮  
嘉會石少卿諭戶兵工三部頃東土構禍四川為變浚軫朕懷爾屬每將  
兵餉匱乏請發內帑朕念所羨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  
無兵無餉是何故欵經撫各官不思核餉核兵設法征討但言苦楚推罪  
卸擔甚孤朝廷委任之意自今都務用心料理戰守事務毋致疏虞其道  
將等官但有避縮者三尺具在必不輕恕發出帑金二百萬兩為東西兵  
餉各項等用爾等還酌量緩急不得仍前冒破大學士葉向高入閣奏事  
上曰知卿辦事朕心嘉悅所奏倡率廷臣協心匡濟屏絕煩囂尤見老臣  
謀國忠藎至意以王三善巡撫貴州起叅政李乃蘭補天津道監軍禮科  
給事中周朝瑞請推輔臣二人專謀遼事如宋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事  
之類至科臣部貳司屬皆以專司圖遠職官姓名別具簡明冊籍于朝講  
畢時一一指問敘延綏甘肅寧夏禦虜功陞賡黃嘉善劉敏寬馮從聘所



伯裕楊應能及樞撫王象乾魏養蒙等廩資有差十一月逮李維翰鄭之  
范于理蘭首舍宗明陷遵義廣東道董翼奏曰蜀于諸夏為斗絕北有劍  
閣東有瞿塘原是割據之勢中原一擾輒有僻處自雄挈泥丸而封之者  
在往代猶可言也據蜀則去蜀爾我朝幅幘四擴蜀之外有黔矣黔之外  
有滇矣延袤數千里差當天下蕩省五分之一而盡處上游秦楚江淮皆  
其建領而下者也蜀一失守無論滇黔非我疆土其爲中原禍豈淺歟哉  
故蜀患不減遼患而救蜀當與救遼並急時石砮土司女官秦良玉聞變  
卽倡義憤檄所部精兵萬餘自襄行糧率弟明屏等捲甲疾趨倍道榆林  
軍于南坪關以阨羣賊歸路伏兵四百夜襲兩河斫燒賊船以阻賊泛舟  
東下先是賊聞良玉起兵大恐厚遺秦氏求其應援良玉斬其使而留其  
銀率兵水陸並進又留兵護忠州以爲犄角移文夔州設防瞿塘為上下  
聲援上覽甄淑邊情疏諭兵戶二部曰封疆大計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  
肩重寄協極危疆如彼此偏執內外推諉致誤事機罪責有歸差部科徃  
諭俾悉心擔當毋致敗壞并諭道將等官不得規避交構起翁正春禮部

尚書朱國禎陞禮部右侍郎廕趙用賢一子入監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廕子尚寶司丞虜酋良定等犯甘肅叅將王承恩敗走之十二月卹錄遼瀋死事張神武楊宗業贈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徐國全梁仲善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俱從祠附祭郭有光劉芳聲冉見龍等俱各贈陞有差命張我續兵部左侍郎兼石僉都御史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吏部尚書周嘉謨罷張問達仍以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鄒元標為吏部左侍郎諭兵部援遼川兵在途者領兵官押回討賊劉時俊以太僕少卿贊畫川湖雲貴軍務御史董翼奏言蜀國半就淪亡上曰總督官節制將吏准賜劍一口便宜行事陝西鄖陽巡撫官暫移鎮漢中撫夷防守應援薛來胤督南還川兵入川併力討賊九卿會議經臣奉詔特起每事俱當責成經臣稱進兵之事人馬甲仗糧草件打遠不過不敢不遲疑自阻撫臣欲率兵取海州蓋聞曰卿鄭明經之言而動者毛文龍殺後金兵二千未有的據人皆以為疑撫臣絕不疑當機之勇非經臣所能彷彿也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經撫共薦責令建功贖罪大學

士向高疏言廷弼之與化貞作用既殊而使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謂難行文龍所報擒斬卽未真確功罪可勿言也乞再下部斟酌如遼事可以端委廷弼則申飭將吏一聽廷弼節制禮部周朝瑞奏時當向午日輪上直中天而光不射目日上恍有一物可比日大混沌無光伏壓日上非雲非霧如蓋如吞頃怪風揚砂通天皆赤天變如此若因聞知臣工傾擠不協各快其私深可寒心諭兵部差兵往諭經畧巡撫同心任事贈原任大學士高儀少保廢一子中書舍人郭正域贈太子少保廢子中書舍人諭吏部近年建言遷謫已故各官悉行查明應卹的卹與一起具題贈祭不必紛行竄擾陞鄒元標都察院左都御史馮嘉會石愈都巡撫河南蕭如熏以原官總兵寧夏許世臣蘆永平山海總兵魯欽保定總兵天啓二年壬戌正月乙巳朔上御皇極門受朝賀大祭行取推官知縣吳亮工等一百二十四員贈寫輔徐有丁太傅廢其一孫中書舍人命廷臣集議遼事時王化貞言臣今與皇上約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卽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俾勢不復振保不為河西夏也稍需時日經

臣以三路蹙之遠必復矣如臣言不行乞罷臣專任經臣庶得一意討賊  
廷弼亦上言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聖明急如撫臣約乘時  
急進免使兵因不戰而怨并亟罷臣以正銷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上以遠事重大豈得戰守異意詔多官集議及兵部遵旨會議曰大小九  
卿科道各有議單臣細閱之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專任其一夫  
以卑避尊當令撫臣退步狀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土兵必潰  
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因撫臣自請便宜行事而特賜尚方劍加卿貳銜  
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豈可遽退當斟酌別用可也吏部  
等衙門尚書等官張問達等言羽書狎至報如流水此時議換經畧卽身  
生羽翼不能飛渡本部未敢輕議惟乞皇上嚴責經撫二臣協心報國功  
則同賞罪則同罰兩言而決爾四川按臣薛敷政奏蘭賊攻犯成都攝軍  
務朱燮元分遣指揮等官冉世淇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愷各領兵守隘  
邦太至資陽遇賊迎戰不勝降之世淇等至龍泉賊已營山上乘高下殺  
官兵不敵世淇安世英皆死惟愷未及行賊擁衆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偕

號四面夾攻燒城外民居寺宇成焰不可鷄遁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力單財匱賊又傍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蜀府庄田米穀為持久計南御史趙世期請速援川蜀速則大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逃遁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歸于散而已不狀久入其黨者處騎虎之勢既尾大而莫掉卽未入其黨者受流離之苦亦飢寒而思動禍可勝言哉廢戚繼光子錦衣衛世指揮起原任總兵杜文煥入川討賊舉卓異諸臣布政洪翼聖俞自強洪世峻按察使陸完學程啓南王豫立郭尚友張爾基忝政唐爾達李成名劉洪謨沈自彰魏說王化行副使盧英田徐如珂真憲時叅議宋槃知府沈萃禎孫昌裔徐從治王城方應明黃元會命部院科道堂官引奏亟加獎賞令不次擢用改黃克纘為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詔嘉勞賜蟒衣玉帶尚方劍加太子太保寵之行以何棟如為太僕少卿隨贊畫禮科惠世揚叅摘場弊應天舉人高如麟順天舉人張惟勤查廷儀浙江舉人錢千秋提問後金師渡河克西平堡守將羅一貴死之王化貞

熊廷弼棄廣寧走城遂陷監軍道高邦佐死之初西平被圍一貴聖守一晝夜放砲擊死甚衆遂解去圍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者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曰軍敗矣率所部走劉渠略陣馬蹶被殺而秉忠扶病上馬中箭死後金兵復圍西平攻之不能下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一貴遂自刎死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剃頭歸降因令其黨封府庫以待一城閤然爭奪門走王化貞方起視事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慄不知所為而所坐馬已為左右竊去倉皇整行李以橐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訶止將縛之朝棟至持刀與鬪乃得出得功遂據城降而化貞所招虜騎大肆掠殺逃軍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遺棄幼小於途踐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遼熊廷弼自右屯引兵至上烏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兵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守寧前計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于振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為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

張應吾殿後總督王象乾一一驗放入關按臣方震孺在廣寧尚臥未起  
聞撫臣去亦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那慎言隨之高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  
臣走關上惟高邦佐赴松山同事多諷以西走不聽謂其僕高永高厚曰  
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收吾骨歸以見吾母卽葬吾父墓  
側使知有死事子不絕也高永等皆慟哭勸之行不聽衣冠西向拜自縊  
僕高永亦感激縊于側二月京師戒嚴特命何宗彥朱國祚二閣臣會試  
主考後遂為例駙馬王昺請招練京兵上嘉其忠義大學士劉一燝致仕  
命孫承宗為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詔錦衣衛逮再逃監軍高出胡嘉  
棟下獄諭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  
能立功卽拿問正法道將等一體同論戶科陳錫叢捐俸預買煤炭上嘉  
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協濟命宿將杜應魁為副總兵募兵訓練起李  
懷信總兵大同楊茂基出鎮寧夏吳守德出鎮延綏以王紀為刑部尚書  
川師克復安岳樂至二縣賊將羅象乾自拔來歸賊兵潰遁成都圍解傳  
諭吏兵二部曰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是念所

有加派錢糧俱充兵餉亦惟畚剷除克逆又安四方使我民得安于田間  
室家相保以副朕愛養元之意無奈東西告變經費日煩以重累我民  
朕心憫焉今以將士之戮力士卒之用命共誅西賊蕩平有期惟是東事  
靡寧轉輸征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朝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  
派我民當以急公為義稍俟平定即行蠲免其帶征錢糧先免二年北直  
地方騷擾苦累尤甚并免加派以示優恤有司官設法團練鄉兵令各自  
衛其有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勸或開送擢用至河西逃難士女尤可憫  
念地方官即隨委安插給糞倉穀多方賑濟仍撥空閒土地屯聚耕作令  
毋失所有壯勇願充兵者有奇謀異能志在服事者即與錄用爾部即示  
榜曉諭仍行各省撫按一體遵行朕賢不逮負累我民惟祖宗德澤國家  
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疆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其悉心  
畢力共期匡濟以安享太平之福毋負朕意元輔葉向高翰倬助農以原  
任大學士張位功存國本復原官廕子大朴尚寶司丞以白兆慶為都  
督同知王世欽署都督同知管神機營戰兵藺如熏管神機營戰車兵刑



部主事王之寀追理張差舊案上曰事經皇祖處分不必追論起奏議閣  
鳴太山東叅政兵部主事袁崇煥陞山東僉事同往山海關監軍命逮王  
化貞至京訊問熊廷弼革任聽勅初御史謝文錦奏經撫罪案云熊廷弼  
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啟報警急移  
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為失策迨至軍民奔潰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  
殉難惡得無罪王化貞專制一方而未見確有成謀初意虎慙外助永芳  
內應僥幸奇功不覺墮計乃復浪兵催戰守備不設竟棄廣寧馳馬而奔  
罪復何辭然臣竊歎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縛  
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  
本兵為之言聽計從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于大辟者實張  
鶴鳴致之也御史江秉謙亦言樞堂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忤明知  
西虜間諜俱虛而狠於瞞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為責備何處有機  
會而曰機會可襲何日可渡河而曰過河必勝既欲驅經畧以出師又不  
肯付經畧以節制既疏置廷弼于廣寧又未嘗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

一團機械只殺廷弼便可快心縱陷化貞亦所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于失誤軍機之罪也科臣劉弘化熊德陽亦論之上以鶴鳴視師慷慨謙等妄言亂政俱被罰貴州水西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圍逼省城巡撫李標按史永安力禦固守總兵張彥芳援兵住于新添調兵應援湖廣御史舒都榮代聞其事于朝初安堯臣冒隴姓并隴地受朝廷招撫得襲兄疆臣世職堯臣之妻曰奢杜輝子安位堯臣死位猶孺子其旁支安邦彥欺其孤寡導以不臣自元年以奢崇明援遼啓釁遂效尤於是年二月初九日統領羅賊苗仲數萬攻省城沿城札營四面埋截殺恩石道副使孫克恕安順府推官徐朝綱廣順知府鄭鼎擄駐鎮畢烏同知楊以成迤西守備王懋德鎮撫聞變遣李天嘗將兵四千來援戒主招安賊首羅應魁率衆詐降迎之誘入伏中天嘗全軍俱沒中式舉人劉必達等謝恩特命孫承宗兵部尚書馮從吾左僉都協理院事王之臣僉都巡撫宣府三月以解經邦辭經畧不起任削其籍改命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副都經畧遼薊津萊軍務禮科給事中惠世揚疏糾大學士沈淮以

募兵為進身之地陰使門客晏日華潛入大內誘劉朝等練兵頓使聖明之朝再見江彬之事外戚鄭養性厚募死士包藏禍心不知灌引賊入室意欲何為上溫旨慰灌謫世揚于外贈高邦佐光祿寺卿蔭一子錦衣衛世百戶王忠羅一貴贈都督同知襲性三級俱予謚祠祭義僕高永優卹收復覺華島：中有人民數萬米豆二十餘萬祖天壽據而有之尚未外屬都司張國卿與天壽有新巡閱御史方震孺命往說之曉以利害激以忠義天壽一見即慟哭遂糾衆歸順先載其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開而天壽仍暫住島上以通判吳自科往監之共收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馬千餘匹巡視禁門御史潘雲翼言有用命之將而後有用命之兵有着落之兵而後有着落之餉乃今內臣外吏無不招兵募客術士無不談兵無籍之徒東投西竄且此一等餉彼一等餉致有棄少投多安知京營久積之軍不望厚糈以冒名又安知一石老耒之衆不因異餉而解體是招兵實所以散兵也包藏禍心發端作俑誰實為之職不能為協理之克績解史料羨震揚以恭論葉向高調外賜進士文震孟傳

冠陳仁錫等及第出身有差賜經畧尚書王在晉蟒玉尚方劍在晉將行  
上疏奏防內應外謂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疏密安危立判請陳六  
畧曰防內患曰詰內奸曰飭內備曰嚴內衛曰節內供曰急內應上納之  
吏科造時用言恩典不宜濫徼官序級轉較不容混今乘疏通之會爲速  
化之機以致光祿太僕尚寶之三堂添註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例轉  
倏忽不常電過久林泉者不復拘常非林泉者往、僥倖至於故官卹贈  
恩廕新典優厚亦須論人今請者因緣于利卽揭者情出于私非借國本  
爲題目則捏邊功爲勞勲以致奸汚可以盡洗代口爲之游揚新主曠恩  
豈爲此設賊陷貴州鄖撫楊述中以將及辰沅告急西虜挾賞文書房傳  
諭閣臣朕覽屢次章奏東西交訐滿酋挾賞土酋僭號奸細密布潛入窺  
探朕心惶懼元輔向高輔臣宗彥國祚維維乃股肱重臣正賴匡扶濟  
時豈可以人言偃寓不出况今多事之際卿等選仰體朕衷爲同舟之濟  
速入替襄佐理兵部尚書孫承宗奏年來兵務多不練兵餉多不核以將  
用兵而文臣招練以武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臣任經畧而日問戡

守於朝種、誕謾因循之象不能追救以一隅壞天下而既壞一隅魚壞天下務在收拾人心以大振之以卑自嚴爲戶部右侍郎兼僉都督遼餉張經世改兵部左侍郎總理兼督三部兵餉器械汪應詔署都督同知鎮守山海經理遼東川兵復新都初賊踞新都加高城牆五尺扎營四門爲困守聲言直取潼關副使劉芳謙監軍楊述程會陝兵毛兵于子來舖共六萬餘因攻新都矢石如雨人莫敢近官兵移至牛頭鎮營領馬步兵一萬三十來援官兵從後出秦良玉催兵從左出土官譚大孝兵從右出安綿建武鎮遠兵從中出賊奔入城、內脅從乘隙而逃遂進克之賊退入蘭州調刑科給事中熊德陽于外時張鶴鳴奏獲奸細杜茂係李永芳所使通倭卜年者傳旨到科不細開名數止云拿杜茂等德陽因詰旗官等之一字包含窳衆恐承行人詭捏那移波及無辜鶴鳴挾其睚眦指爲抗違故調四月會審熊廷弼王化貞熊廷弼自詣詔獄起楊連李若珪禮兵部給事中命太僕卿董應舉兼御史理津海屯田安插遼民時避難入關者二百餘萬人在畿外者安插屯種其流寓京城者查明分派各令安

業生儒考試發附科舉川兵復遵義府時有涓潭叛民王倫糾賊焚掠涓潭為川貴險要都司陳一龍引兵進至水西境降之諸軍進駐遵義時惟重慶尚為賊巢以余茂衡為僉都巡撫登萊天津延綏寧夏授毛文龍協理京營表可立李邦華余自強李從各僉都巡撫登萊天津延綏寧夏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授登州通判贊畫禮部尚書孫慎行請正方從哲進藥弑君之罪及引皇貴妃欲立皇后議上尊謚繆疾稱恭急請移宮謂無妨遲數日一切苟且泄沓幾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天下之大禍患從哲連疏申辯有旨慰之定熊廷弼王化貞獄尚書王紀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卿周應秋具獄詞云化貞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為虜用間而反為間用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聲、要戰匹馬皆遁驚魂未定是熱心癡心人也廷弼言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叵測若持左券使堅守右屯死且不朽而疾走榆關平日何等威風作此舉動比鎬多一逃比應泰欠一死矣上從之尚書張鶴鳴奏三衛虜衆近塞惟撫賞為今日第一緊要即將寧遠前所芝蔴灣諸處積聚盡數聽虜人搬取易市兩

廣撫督進紅夷火炮張安世為都督僉事總兵宣府張繼光總兵天津贈  
王德完戶部尚書廕子入監光祿少卿高攀龍奏言釋群疑鎖隱禍以固  
人心當令鄭養性回籍李如楨崔文昇速正典刑上曰禁廷安穩何自妄  
生猜疑保全國戚爾每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崔文昇朕  
自裁處無事牽扯壬辰大雨雹時廿七日酉時也自春夏不雨二麥焦枯  
是日雨澤覃沛忽風雷怒號永雹併作着屋瓦磧俱碎草木稼毀折不  
可勝紀上下令修省贈張振德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千戶振德蘄州人  
御貢選興文知縣一家相隨清操自勵蓋囚變起振德甫出棘圍趨還邑  
二日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慟哭入城率其妻媳子女盡投烈焰童僕嚴  
英顧美等皆殉共二十一人長子張紀以應試先歸幸存一息事聞屢恤  
祭葬建祠立碑妻錢氏等旌表附祠義僕英美等皆給卹五月江西妖人  
程鵬伏誅左都御史劄元標疏言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  
以植立者特此信史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即未必有  
是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言無以

解人之疑也方從哲輔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  
戰斷送百萬將帥士卒血染黃沙祖宗掃風沐雨一片遼東地上盡屬夷  
人臣身列風憲名在會議君臣大義今日未明再無有明之日臣等不言  
再無有言之人臣讀學士張鳳疏曰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為小人不  
言東宮者為君子此何等景象誰實使之盡除天下之清流陰翦元良之  
羽翼此真實錄真史筆也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全在青史一脈失今  
不成何所底止惟皇上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上曰實錄據  
實開載兩朝近事中外所知豈容以意筆削從哲舊輔秉政始末自明卿  
風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奏不勝疑慮意則甚忠朕已知之卹舊  
輔張居正曰居正奪情專權招致物議但當皇祖冲年輔政十載天下久  
安任勞任怨功不可泯准復原官予祭葬文忠謚已追奪其改予應得房  
屋仍給與子孫奉祠居住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切要之議言內供錢糧  
及奉聖夫人事刑部尚書王紀御史潘雲翼各疏論閣臣沈淮之奸皆嚴  
旨切責復給事中魏應嘉郭肇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等官從左都



御史鄒元標奏也。趙南星晉工部右侍郎，添註管殿門工程。馮從吾左副都協理院事。山東妖賊徐鴻儒倡亂攻陷鄆城，遂破鄒滕。撫臣趙彥發兵捕之。四川白蓮妖賊洪衆劉應選、白仙台等蜂起，助賊巡撫朱燮元擒捕。正法川師克二關，復渝城。樊龍等據重慶扼險，佛圖二都二關。奢酋父子據瀘，內專倚聲援，形占三寨，以為天險。監軍副使伍志充、楊述程總兵杜文煥帥兵進攻之，直抵賊營。石砭宣撫官秦民屏部兵遠出其後，賊驚敗。遂連復二關，殺賊三千餘。乘勝進逼重慶，計擒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三十一人。遂克之。定高、出胡嘉棟、李維翰、鄭之范等獄，俱論斬。六月，御史周宗建疏言：目擊時事之非，大臣名節宜重，小臣忠告宜寬。內臣窺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其窺伺一欵，畧曰：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奏，外庭嘖々咸謂與數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揭其志慮，有何遠謀。耳目頻笑之暇，漸與相親。宮庭禮法之事，漸若相近。一切用人行政，墮于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和正顛倒而不覺。中外見者，咋舌。太監李實織造，蘓杭、叅松、江知府張宗衡、蘓

州府同知楊姜抗違悞解各奪俸有差御史江日彩等疏言李可灼進藥  
果由從哲引進與否朝臣自有耳目從哲豈無心胸但以大義斷之庸醫  
殺人律且有條不置于法而且賞之無以解人心之疑也貴妃不封后選  
待宜移宮從哲非不兩有揭進但意復悠々可緩可速非古大臣決大疑  
定大難之勇乃若以衰世之恭儻當神祖之徽稱直是不學無術至于張  
差處法只合如此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可明行之法直以行之史冊此  
類是也以風癩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  
晉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折奸謀之露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  
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而存之乃成偏執之亦非今獨  
李可灼未置法為不了之局或辟或遣惟所用之方從哲惟是罪々庸器  
識不足決機力無能任鉅遇事眼昏當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古難逃  
斧鉞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啓皇上手滑之事亦臣子所不忍為時方從  
哲自請褫奪不許科臣張鵬雲追理張差案刻劉廷元保奸尚書張問達  
覆奏其罪廷元降級調外賜方孝孺祭葬特謚命鍾羽正左僉都協理院

事孫祖壽署都督兼事鎮守薊州永平山海備倭總兵李維新署都督兼  
事鎮守陝西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選庶吉士蔣德璟鄭昂李  
明睿倪元璐楊玉珂倪嘉善黃道周張士範朱之俊張四知楊行恕黃錦  
齊心孝劉必達陳監方逢年王錫衮許士柔鄭之玄劉先春李紹芳陳維  
新陳其美南居仁文安之王鐸杜三策孫之儼李若琳王鳴玉陳演梁應  
材謝得傳王啓元屈可伸三十五人巡邊尚書張鶴鳴復命尋引疾回籍  
大學士孫承宗疏請詣闕門相度上嘉諭賜蟒玉隆禮寵之馮三元補河  
南道張修德補四川道吏部請復職贈廕官九人馮應京吳寶秀李沂曾  
學程盧洪春王正志華鈺王翰吳應鴻復職贈官六十六人顧憲成張棟  
李獻可孟化鯉駱于仁等贈講臣唐文獻太子太保廕子中書命考選勿  
拘資格卽科貢一體與選廷臣集議言官以紅丸事各疏叅方從哲我政  
尚書黃克纘奏言官信口詆誣欲擠人于弑逆不思臣子之于君父當保  
全其令名信口污蔑誠不知忠孝為何物祈為先帝雪此詆誣以明當日  
侍湯藥啓手足之真情吏部尚書張問達戶部尚書汪應蛟公奏曰當日

進藥始末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輔臣視皇考之疾凄然共切弑逆  
二字何可忍言但可灼妄意進藥處分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  
去則失之太輕也輔臣已自請削奪為法受惡亦引罪之道宜爾李可灼  
非醫官也以紅丸輕進而龍馭上昇罪勝誅乎應究問以正刑章崔文昇  
身膺提督可灼輕進之時何不詳察罪又在可灼上矣并應從重究擬如  
此則肅法紀而公憤洩輔臣之心亦可自明矣上曰李可灼素不知醫希  
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夫于太輕然心跡自明何可輕議李  
可灼拿送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  
定不得牽總瀆奏再生事端七月添發廣兵以護運道勒贊畫少卿劉時  
俊回籍川湖總督張我續劾時俊遣賀奢寅及賞銀回帖并為逆賊投遞  
訴亂上曰時俊素受國恩此事未可輕信着暫回籍查明具奏戎政尚書  
黃克纘引病回籍太常少卿高攀龍復追理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罪旨  
責罰俸詔冊范氏為慧妃淫雨壞山海邊墻諭東西贊畫監軍兵都歸總  
兵官統攝料理命太常少卿董其昌兼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

周如磐教習庶吉士內旨諭命佟卜年為佟養真報仇投陶朗先處監軍  
諛害毛文龍今文龍所獲奸細劉一瓖杜茂明供李永芳致書通卜年刑  
部尚書王紀不即理問顯是徇私賣法着革職為民賊攻曲阜却之淮徐  
守備朱兆南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始通山東大雨連日總兵楊基乘雨破  
賊于兗州城南遊擊蔣紹芳都司廖棟分兵夾攻之殺賊千餘人遁至橫  
河復為山水滄死無數禮部尚書孫慎行乞歸允之以錦衣衛都督許顯  
純鎮撫司理刑管事二十一日祭告神宗顯皇帝神主奉安太廟大學士  
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曰紀與閣臣沈淮相攻但責以大臣爭論失體紀  
自無辭今乃以佟劉之獄加以黜逐則從來所無之事何宗彥史繼階亦  
救之俱不允陞李若珪楊連太常少卿川湖總督張我續奏總兵薛來  
胤逃避革職回衛勘究朝鮮入貢平遠總兵毛文龍奏登鮮聯合布置之  
謀大學士沈淮罷歸安酋復攻陷遵義貴州總兵楊愈茂推官郭象儀與  
賊戰于白杆營死之賊破烏撒衛指揮管良相死之八月削太僕少卿滿  
朝薦籍朝薦疏天人交窮歷教朝廷種、顛倒成于陛下者十之一二成

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以祖宗金輝玉煥之彝典屑越于畫蛇指鹿之訛言以祖宗龍攀鳳附之忠賢摧朽于劔腹戟拳之毒螫以祖宗櫛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蠲鷹弄犬之樞策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忍負陛下  
下一至于此得旨切責落職為民贈張銓兵部尚書謚忠烈何廷魁高邦  
佐大理寺卿勅建祠都門外歲時致祭特贈額曰三忠贈董盡倫光祿少  
卿盡倫合州人原任肇昌同知奢酋之變率衆殺賊迨入榆城遇伏兵刺  
死上嘉其忠廕一子世衛正千戶仍立祠歲祀救旌朝鮮忠節加賞陪臣  
吳元謙以下有差詔給奉聖夫人墳價銀五萬兩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  
難遽得人願親督理閩城兵務許之改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以閩鳴泰  
魚都巡撫遠東山海蠲免磁器等稅武邑妖賊干弘志倡亂天津南援監  
軍僉事來斯行及巡撫張鳳翔勦平之魏應嘉韓繼思朱童蒙陞吏戶兵  
科都給事中三法司再會審佟卜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瓛劉得功  
俱斬罪以李維新為四川總兵中飭驛逾冒濫應天巡撫王象恒疏東南  
賦役獨重民情疲累堪憐請盡蠲積逋漸減加派欵議改折報聞薛敷政

陞太僕少卿九月命董漢儒兵部尚書陳薦南吏部尚書改南禮書局應  
嘉為禮部尚書掌啓事都御史劾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乞休不允兵科  
朱童蒙論元標從吾立院會講為務不急恐起門戶之漸欲元標等修職  
業惜精神以東林為戒元標從吾各疏言講學有益于治理各求罷優詔  
答之大學士孫承宗奏大兵屯于山海以選練兵將為實事以結連西虜  
為活着以東向進取為正而以時乎彌串時乎廣鹿時乎覺華為奇乘風  
汎之便得兵將之戒舟楫既具器械悉備一鼓而北抵乎皇城廣鹿之間  
東可以聯鎮江西可以通覺華而三方之聲勢若遠相應合四衛之規畫  
竟可進取下部議覆命魯欽為湖廣總兵張嘉策署都督僉事徐州總兵  
西酋受款經畧王在晉開列奏間有旨嘉慰冊皇五弟為信王是為崇禎  
皇帝吏科給事中甄淑請文武一例殿試以尊主權山東妖賊流劫金山  
口徐州震動原任經略兵部尚書王在晉予告回籍卹遠左戡亡將士劉  
渠初秉忠贈少保左都廕子世指揮僉事張斌贈都督僉事俱祠祀演象  
所火藥房燬諭禮部冊封光廟選侍李氏為莊妃諭內閣中宮誕育伊通

暫免今歲省直行刑十月官兵破滕城徐鴻儒就擒山東賊平優叙嬰城  
勞臣加朱爨元兵部右侍郎仍巡撫四川李標兵部右侍郎史永安太僕  
少卿仍協心戡守務保萬全鳳凰見于大崑山九日至十二日去十六日  
皇一女生詔加黔國公沐啓元都督僉事給敕書責令調度協勦命魯欽  
以原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剿四川獻樊龍何若海等俘祭告郊廟  
贈義烈士司彭象都督僉事彭象周彭鯤翔彭天祐各都司僉事奉命援  
遼一門戰沒者左都御史鄒天標四疏乞休允之冊封代肅益晉唐韓慶  
趙藩福建德樂安各王府遣正副使趙之龍甄淑等二十四員出翰林院  
修撰文震孟于外震孟疏陳勤政講學之實上以朝儀大典累朝成規輒  
肆輕褻比擬傀儡降級調外輔臣葉向高請召還不聽贈副使孫好古大  
理卿詹世千戶袁應泰贈兵部尚書廣千戶世襲十一月冊封光廟選侍  
劉氏為貞靖賢妃命趙南星左都御史蔡復一副都巡撫鄭陽耿廷栢僉  
都巡撫浙江御史蔣允儀請除立枷苛政且言計期已迫當進君子退小  
人毋蹈丁巳之羅織責罰俸寧夏等衛陝西、安等縣地震諭復前降



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原官獻逆犯徐鴻儒等停吉廟御史  
蔣琰疏理財三要一明示會計之數以相稽一酌本折之實以省蠹一究  
侵冒之贓以塞漏論考察訪單必書名投送准李可灼遣戍詔賜大學士  
孫承宗督帥總鎮等官王象乾等各貂皮有差陞余茂衛左副都御史協  
理院事周應秋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功程楊述中兵部左侍郎兼僉都  
御史總督貴州兼制湖廣雲南朱燮元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四  
川命年例霍維華孫杰即轉京堂贈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世千戶十二月  
發帑金三十萬餉滇黔之師詔修復孟氏墓廟并存卹孟氏被賊子孫大  
學士何宗彥奏宗室開科此係特典足光天潢上以為甚得風勵之意命  
著為令貴州巡按史永安奏臣苦守貴陽已歷四序自援兵甕城失利賊  
逼營城下塘報絕迹賊據城外數處山崗作廂樓下伐城樹官兵設計燬  
之東南隅架廂進攻益急糧米罄于六月至八月民間之米又罄父子母  
女竟相食矣白骨處處成堆死亡幾盡士民尚欲固守亦古今未有之人  
情也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蘭交叛時猶從容就

道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竟未遣一兵至亦未發一粒至求援之文疾呼而不答有謂其故意揆延希圖賄嚼卸擔者至于總督張我續奉旨援黔亦無一兵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此際惟有神兵旦暮間從空而下或可救援臣與張許結友于地下矣上切責三善我續勒作速進剿黔兵擊殺安首邦俊餘黨潰散張我續以捷聞以山東平賊功巡撫趙彥加陞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張鳳翔馮嘉會以弭盜安民勞績並著各陞右副都俱照舊巡撫以魯王捐貲助餉救獎優賜左都御史趙南星論人臣服官之義以職業操守二者程其才品勤慎主於集事則冰淵自凜早夜靡寧者為真才不則厭薄遠廬驕語高曠當與委頓不前者併論矣介節天以持躬則澹泊自甘齒頰不苟者為真品不則往來罕贖仗勢私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原任御史劉重慶王心一補山西江西道陞熊明遇南僉都提督操江呂兆熊戶部右侍郎僉都總漕周起元石僉都巡撫應天王三善進兵黔省圍解三善駐平越候楚蜀兵不至大會諸將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至吾輩死法死教

等死爾尚何俟命道何天麟楊世賞督兵為左右部從清水都勻進自將  
二萬人與道臣向日昇從中路進當賊鋒次新安賊報至營中驚擾欲退  
三善曰退即糞粉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劉超為前部三善策馬繼  
之超兵遇賊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標賊首阿成驍勇善戰超  
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迨三善大兵至大噪齊進奪龍里  
城賊衆復集大戰却之衆議曰此地去省會四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宜  
少休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策馬先進賊覘者  
始知新撫自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紹其衆曰吾當增兵  
來助遂遁去賊相率退屯龍洞官兵奪高寨七里冲乘勝進畢節賊步騎  
如雲孫允謨將所製木發貢七門齊發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兵如牆  
而進賊大奔敗所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勝直抵城下李標史永安劉玄  
錫死守者幾十日旦夕且陷忽見賊兵奔潰如蟻喊聲雷震俄五騎衝鋒  
至城下云新撫至矣軍民大悅慶更生是時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標  
等迎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帥也不可即安遂營于南門

外坡上大雪移營宅溪賊遠遁廣陸河外上以言官多命暫停行取吏部  
奏行文已取勢難中止又命取者復任是後三年一取何熊祥改南吏部  
尚書天啓三年癸亥正月御史夏之令極言毛文龍不足牽制不必應援  
不必協助江日彩劾文龍效巡方言例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東征將士  
及海運委官以至朝鮮君臣經畧督餉部院司道登萊巡撫海防各道盡  
入薦牘越俎駭聽俱不報以玉牒成加恩首輔向高次輔曠宗彥國祚繼  
階承宗進爵廕子有差吳應琦仍補大理左寺丞命朱國禎顧秉謙朱延  
禧魏廣微為大學士入閣辦事南直巡按易昌進車砲製式黔師敗于陸  
廣鴨池初諸軍視賊過易前鋒楊明楷率兵渡河札營三十里外一軍屯  
陸廣向大方奢社輝一軍屯鴨池河向安邦彥巢穴賊糾蘭首與雲南安  
勅良等率衆數萬并力攻陸廣楊明楷奮勇接戰蒙兵先潰衆亂溺水死  
者數千明楷陷賊中賊乘勝攻鴨池兵退威清王三善收兵入城苗仲復  
肆掠自龍里至夔城屍橫四十里二月提督操江熊明遇奏上元江寧等  
縣地震應天常鎮揚州地震有聲以顧秉謙朱禧奏經筵日講并實錄總

裁黃嘉善崔景榮張鶴鳴俱以糾拾致仕李長庚改戶部尚書盛以弘改禮部尚書張輔之改南工部尚書奪御史周宗建俸南御史徐世榮劾宗建保舉熊廷弼宗建疏辨詞連郭鞏有結交宮闈獻媚進忠之語中旨切責命鄭養性離脫都門擇便居住為御史陳必謙所奏已經昭雪也工部尚書姚思仁回籍以鍾羽正代起李三才南戶部尚書命中使頒賞邊閩將士大學士孫承宗奏曰中使閩涉兵政自古有戒皇上使命不遣大臣而遣內臣且多至四十餘人今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或以創而成例臣願皇上必飭使臣無以此行為常優旨褒答詔賜總兵毛文龍尚方劍璽書關防加其弟雲龍錦衣衛職銜令費以行三月南科臣徐憲卿奏請揆臣奏用內外不聽工部尚書王佐卒贈少傅陳大道陞戶部尚書吏部奏地方需人甚亟上曰行取定規已有屢旨據內外離任各官員缺既多調補難以復任姑准今次考選以後仍遵舊制非風憲急缺不得輒請都察院以申明憲職事奏上曰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為具文巡按所屬各官舉劾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命不論稱職與

否禁擬回道徇情市恩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關係豈細所奏差滿舉  
劾咨訪考察等事開載憲綱遵行以黜師失利詔楊述中魯欽策屬勸守  
何士晉督發沐昌祚赴援輔臣葉向高朱國祚史繼階屢疏乞骸上宣諭  
頻留調刑部郎中周以典于外奪其三秩論倪文盜庫罪絞失魏忠賢意  
也諭內閣邇來科道各官條奏章疏朝上夕下朕未嘗寢何乃在外擅發  
私揭代人報復私忿排誣善類朋比鴟爭非勝不已全無忠君為國謀益  
封疆屢有諭旨嚴禁不遵卿等傳示大小臣工都要殫心恪共所職如仍  
前抗違無端狂逞自干覆蹈欺背之罪必不容恕起李維楨南太常卿贈  
白瑜刑部尚書予廕貴州巡撫王三善剿賊于洪邊姑蕩擒賊宋萬化劉  
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洪祖為軍師邦彥尚之至是寧氣四月京師地震  
欽天監失占上怒嚴旨責禮部尚書盛以弘疎誤司官以下降謫輔臣葉  
向高揭救釋之戶科郭肇疏和黨亂政上曰朝廷設立言官所賴天心獻  
替禪補國家乃近來科道官不以國事為重封疆為急各持偏私互相攻  
擊不顧國體以致上天示儆亢旱疇癘夷寇妖逆窺伺狂逞不思乖戾干

和頌言亂政反諉詢燮有失惟幄疎謀本當召問所奏事情力行裁斷且  
着大小九卿從公會看奏來朕自有處大學士朱國祚予告回籍禮部侍  
郎林堯俞南吏部侍郎孟時芳改禮部充副總裁纂修實錄禮科郭興治  
奏孟夏朔日恭遇皇上親祀太廟二更時忽然地震至若蚩尤則見氏房  
白虹則貫太陽天鼓則鳴塞外風霾則蔽天日自春以來種、變異層見  
迭出御史吳姓請表章真儒王良從祀孔廟戶科羅尚忠請敕編建文年  
號追復位號廟祀并死事陳迪景清黃觀黃鉞王良鐵鉉練子寧陳思賢  
八人贈廢祀謚其妻子節孝忠貞者并令從祀本廟勲三俊陞左僉都御  
史協理院事停止侍郎總理三部裁京營添設練兵官川師進攻永寧盡  
燒賊營復其城樊虎殺死生擒周邦泰降賊二萬副將秦衍祚復遵義監  
軍趙邦清納降安鑾內官趙進忠韓文遠毆辱給事中賴良佐命司禮監  
查奏良佐被旨詰責五月朝鮮王李暉為其侄李倬所篡倬久懷逆謀與  
平山節度使李貴教練兵馬于外而內約其先王庶妃王氏宮中舉火為  
號領兵入宮縛暉投火中倬遂自稱王登撫袁可立請討之督餉侍郎畢

自嚴言不必議討不可遽封安應龍合靈賊補蘇爲亂雲南巡撫閔洪學  
討平之川將羅乾象破蘭州焚其巢時奢賊屢敗總兵盧世卿禽僞御史  
汪澤遠僞恭謀文道南副將秦翼明禽僞監軍夏奇雲僞給事孔聞過并  
僞印十餘獲鎧仗如山奢賊狼狽投降水西以美女黃金借兵合窺遵永  
官兵復敗之於芝麻塘賊遁入青山以林克俞爲禮部尚書駱從宇爲禮  
部右侍郎充副總裁遠撫閩鳴泰罷以張鳳翼代先是會推遠撫以韓策  
命已下而爲科臣所劾上令部加慎推舉又令明開才略何如何人薦舉  
于是部以張鳳翼和名臣翟鳳翀張策四人上係兵部尚書董漢儒吏科  
程註御史李時榮所薦遂點鳳翼大學士孫承宗乞休溫旨勉留遣官宣  
諭賜銀幣羊酒勞之禮部尚書盛以弘予告回籍南京永福永壽二宮災  
六月吏科郭興言奏人情玩愒法紀陵夷如管大藩之逗留海上而寬梟  
示之誅陳天叙之夾帶硝黃而緩逮問之條劉時俊潛通逆賊鬻利賣國  
而竟漏吞舟之網劉國俊托名賑濟冒帑金數萬而不惜並勘之差甚至  
去年之募兵毀都司房屋汪應蛟每兵給黃錢四百文而去是賞亂也今



年之營軍鼓噪大肆凌爍於總督吳汝胤之門而不一問是兒戲也不報  
內官張守仁等豫索冬衣銀兩群聚于工部堂尚書鍾羽正致仕御史吳  
桂請舉視學大典寵進儒雅博求海內經明行修之士如李光縉陳繼儒  
之流徵詣公車庶幾執經問難之風先朝岳正舒芬皆以直諫著聲詞林  
如文震孟輩列在經筵必能剖忠陳讜開悟聖心上諭明年舉行虜犯密  
雲崖谷邊將禦却之七月南御史李彞孔再折和議懇特赦纂修諸臣據  
事直書上曰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付史館叅酌論吏部戶部司官有  
奉公革弊曾經苦差著有勞績破格優叙在禮兵二部之上交夷入犯廣  
西巡撫河士賈率兵敗之大學士史繼階予告回籍十六日進纂修光宗  
皇帝實錄命吳汝弼至祠行禮加恩監修總裁官命太監王體乾魏進忠  
等并客氏子姪俱世襲錦衣官尚書董漢儒言會典及軍政條例並無故  
事一旦使金吾世肖盡為婦寺之胤不幾令武功人無色哉不聽兵部  
尚書董漢儒憂去工料方有度為違事上言兵者易聚而難消也今軍必  
不可罷矣財者難豐而易耗也今用必不可舒矣衆者難得而易失也今

民必不可重困矣計天下正供九邊額餉歲入太倉庫銀約三百四十餘萬今邊餉加派乃至四百八十五萬缺餉一百六十二萬請戶兵二部總合打算要見現在之兵作何養法現缺之餉作何補法上命戶兵二部詳議具奏八月郵滕縣知縣姬文龍予祭建祠發內帑銀五萬兩太僕寺馬價十萬兩充薊遼撫賞命趙彥以兵部尚書回部御史周宗建請查光祿寺錢糧節省過多上曰寺積餘銀係內監減省糧鹽係祖制御食之物輒敢任意議折紊亂成規不必輕議旌獎蜀王助餉葉向高揭請添註京堂太常少卿胡克儉請正鄉學祀典之缺禁治四書笑劇之非以興斯文端士本詔卽行之嚴飭外解軍需入考成叅劾將行郊祀合用纓甲馬匹內監令取之民間太僕卿柳佐爭曰御馬監二十四房原備法駕之用每歲費銀十餘萬自萬曆以來何嘗百萬而不以供一日之用何也借之民間令有司候交納之苦設久假成例京營將至缺馬有旨量借一千御史劉之鳳諫開內操言虎符重兵何可倒授巷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手就擒乎李應昇黃遵素宋師襄交章論之遵素疏有阿保重于趙

姚禁旅近于唐末等語忠賢尤惡之皆矯旨切責福建海上紅夷築城于  
彭湖鎮守張嘉萊被旨議處以王舜鼎為工部尚書貴州巡撫王三善獻  
何中蔚等俘磔之九月惠世揚起禮科都給事中李宗延改戶部尚書刑  
科解學龍奏為會議事曰蘓轍有言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害財者而  
已遠兵舊額九萬四千歲餉不過四十萬今開門之兵亦止十萬而月餉  
乃至二十二萬二千有奇迤至寧前新兵月糧亦倍于舊此餉之當覈也  
遠潰以來召募四集額兵不問矣乃蘓密永昌競招新兵日增而舊  
額如故此額兵當清也甲仗硝磺給發不貲一入營伍則耗不可問且圍  
營而逃并圍營之器械盡去甚至汰之自官亦忘器械而不稽此軍需當  
節也我之長技取勝在火砲蜀兵之克敵以步羅將之死守以銃此馬兵  
當酌也橫金者如雲如雨則有軍伴書記捍門執爨皆實餉所養不以摧  
鋒而以占役此冗將當裁也國初天下文官五千四百軍職二萬八千萬  
曆間文增至一萬六千軍職增至八萬一千今又不知幾倍矣裁一官則  
省一官之輿皂公費歲省數十萬也武職襲替舊制比試不中予半俸三

不中者降為軍何不遵也國以民富民富莫如粟多京邊之米輸之民不  
啻倍給之軍每斛易錢百又是民費其六兵食其一耳而况展轉作奸以  
相欺也刑部主事譚謙益薦異人宋明時能役鬼破敵兵部員外鄒維璉  
駁之尋試無驗乃逐吏部尚書張問達予告回籍褒賞毛文龍初金州城  
空有海上遺民二百潛移居之文龍覘知遣將張盤往撫盤畏不敢進屯  
麻洋島兩閱月後金兵掩至金州盡屠居民遂進兵麻洋燬其城而去文  
龍報遣兵渡江有滿浦昌城之捷時登帥沈有容又以盤大敗聞下該撫  
查核撫臣袁可立奏言文龍舉火放砲使敵奔命亦當優叙以勸遂降敕  
褒賞發帑銀三萬兩賞勞將士十月輔臣葉向高疏請停刑奪刑部司官  
余繼繩洪聲遠兵馬段果官一級諫外時會審李維翰楊錫李如楨熊廷  
弼王化貞等散行入長安門為該科李春燁奏劾得罪命趙南星為吏部  
尚書贈富輔吳道南少保祭葬謚皇第一子生而薨追謚懷冲太子加  
屯田太僕卿董應舉右副都督理順天等處兵屯兵科陳良訓疏修兵民  
實政焚火耗清詞訟輯佐貳遊署官以阜民之植餉本又清兵清餉清馬

并責成撫按勿遣司官以去耗餉之弊己卯皇第二子生范妃出也授范  
守仁錦衣指揮僉事命國公張惟賢祭告南郊伯張慶臻祭告北郊駙馬  
侯拱辰祭告社稷祭畢百官慶賀給毛文龍漕糧十萬石叙畿輔殄寇功  
陞廕巡撫張鳳翔等閏十月諭取太倉庫銀二十萬兩太僕寺銀十五萬  
兩光祿寺銀五萬兩順天府稅契銀五萬兩以佐給賞改孫璋為吏部尚  
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鄭三俊左副都御史楊漣左僉都御史俱協理  
院事先是陝西套虜要挾犯寧夏報捷兵部覆姚祚端已經勘寔欽天監  
擇十三日辰時郊廟午時宣捷奉旨行大學士孫承宗奏關東情形曰八  
里舖兵民六百中前兩所兵一千五百居人可三千田五百頃高嶺站兵  
三千民可千餘田可百餘頃前屯將為趙率教望其田表畷若鵝鸕之群  
登其陴高厚四周屯可一千七十餘頃歲可收七萬石率教以去年率三  
十八人出守漸為團結而今糧事穰城且巋然兵民可六萬撫夷將為  
王牧民近遷興水中後所將為魯之甲地饒多貲兵民不下萬餘田可千  
餘頃尚荒其半中右所將為王楹地饒于中後田可千餘頃而僅耕三百

頃曹莊民自團結五十餘家回思春秋經過時今居然全盛矣寧遠去關遠去敵近城大而瑕姑以祖天壽司版築汪翁司窰造後先接河東萬餘人合兵民不下數萬此城為必據必爭之地但以今歲完築其田一千五百頃而佈種者四百頃覺華島去岸十八里龍宮寺地瀕海而肥土人附夾山之溝而居可五十餘家地蓋六百餘頃舊城遺址可屯兵二萬令龍武兩營分哨覺華而于山巔為臺樹赤幟下泊遠船北望黃毛山南望劉家山相對如兩門其南麓入海可為堡屯萬餘人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園樹赤幟置砲于上艤沙噤舟于下海門天設片帆不能飛渡矣寧遠東陸行黃沙白草墩臺宛狀二十里至雙樹堡蔭木猶存十里至連山堡城垣已盡十里至罩笠山可立為砲臺望大紅螺可百里東南去鎮倭堡三千六百餘步海環其三面東南有徑而險堡南為葫蘆套西有瓦窰衝海山之間可為疑為竒如以寧遠為關此地可當前茅北為塔山即中左所又東北為杏山平衍難守由椴木衝而西北為紅螺山西南抵威遠山其東接康家山折而東南為蠟子山遂至首山其西則白塔谷歷興水以西通

于一片石臣擬從望海臺北接首山立闕城中有平原河水環其下可為堡直接康家山以威繼光修薊門法為臺垣約可六十餘丈地當險要可以盡收形勢于內而外截東來之路蓋據大勢于首山而山海關在重垣之內矣開屯之議趙率教以修守之餘試之而效總計五城三十堡兵民不下十餘萬而可田之地當有五千餘頃儘民力可占種者許以三年起科而因煤以鑄錢因地以煮鹽皆闕門稍行之而效者令袁崇煥經營寧遠查國寧督水兵於覺華臣與鹿善繼得以備闕城者備前屯以守為戰以貽永逸陞蕭雲舉為禮部尚書掌庶事府事進封慧妃范氏為皇貴妃進新城伯王昇為侯貴妃弟范守仁都督加輔臣向高上柱國廢子尚寶司丞曠左柱國廢子中書宗彥承宗國禎秉謙各少保廣微太子太保各廢子入監南京齊庶人睿熾監生陳鼎相謀逆事覺捕繫湖廣報牛豕生妖陝西報鼠怪南道御史王允成奏累朝應謚未謚名臣自開國至嘉隆十五臣學士陶安中丞童溢為開國謀議之臣南昌知府葉琛縉雲伯胡濙丹陽男孫炎為開國死事之臣內閣翼儲之臣曰左春坊解縉兵功之

臣曰都御史高明侍郎孔鏞贈光祿卿任環都御史朱紘撫綏之臣曰都御史黃紱徐恪直諫死事之臣曰按察使周新贈光祿寺少卿蔣欽贈御史孟陽近世四人光祿少卿顧憲成涂杰兵部尚書王世揚都御史王象恒事下部議十一月丁巳朔冬至上祀天于圜丘念天寒軍士守衛勞苦禮畢卽還宮覃恩諭加講官鄭以偉錢象坤禮部尚書趙秉忠加太子賓客成基命陞少詹姜逢元王祚遠陞左諭德正字官張邦經改光祿少卿禮科魏大中駁故福撫陳子貞冒濫請謚乞敕該部以會典條例為例不得准舊年破例之例為例戶科孫紹統奏祖宗朝南北御寺司正少丞各一二人總計不過三十員今籍名起廢添註總計一百三四十員至今無地可置部屬各有職掌獻薄此而覬覦彼引手衣鉢賄賂章行臺省耳目近臣現缺取用今需次候缺比于倉廩下吏甚至弭盜小事而侈言軍功腹裏善地而託言邊俸撫臣節鉞以資彈壓也近來欲疏京堂先速巡撫專制之席未煖而推報已至藩臬司道陞轉倏忽人々熱心京堂祇知速化不啻績成矣御史黃尊素奏時勢極窮之會綱紐漸解之形雖皇上朝



講不廢批發如流不惜名位不吝帑藏而法尤奄：不振也兵興以來漸送數十萬生靈去百年之疆土但見官日增爵日崇而人心玩愒日甚可謂有法乎日：募兵塞上不增金錢徒費干戈數起可謂有法乎日勘日議日逮及至都門即行若東陵或以為西山奸若操莽或以為臯變到底紛：未之有已可謂有法乎卿秩滿座督撫畏途但知內地之尊崇誰念閔山之險要而既得鷹轉又復鬼營濟：之中轉成攘：或用挑激或用聯合朝端之纓兒為縱橫押閣之場矣而官常有法乎起廢以收碩望而何庸碌之不遺贈典以旌忠魂而何實奸之不辨名位反于爛羊錫賡輕于敝袴甚至被劾者不踰半載而登啓事被論者不踰旬日而晉清卿銓政其有法乎不特此也帑金千萬俱委為不可知之物黃蓋滿街竟不知何處來之官逃亡幾空卒伍鼓噪近逼京師侈力疆場者應從優叙而袖手何以盡無功之賞膏血原野者尚宜憐恤而京觀何以示日後之名則樞政猶有法乎皆以年來狗體面無不周到而求之割情則不能掠美名無不攘臂而求之任怨則不能擇便地無不走騫而求其任勞則不能所

以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而釀爲俱汨俱沒之人情也。朗素臨邊索賞官軍敗績于僊靈寺守將王楹被殺命太監李鳳翔守備承天府馮玉提督太岳分守湖廣行都司尚書趙南星奏銓政之害在干進皆由良心汨沒以爲當然雖小民日在水火中而居官絕無救民之意夫救民莫過巡撫誠得德望威稜自能使貪污解綬其次則知府最急賢則縣官不敢害民皆宜久任而優擢者近且以討缺爲常掣籤之法從所未有自萬曆間始用之以示公遂有造籤之法討缺者無不如意宜變之以復祖宗之舊例叙川貴搗巢解圍功朱燮元加右都兵部右侍郎仍總督楊述中陞俸一級侯推用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右僉都薛貞加右副都俱照舊巡撫以皇子覃恩詹趙南星等子入監凡四十四人川兵入籠場陣獲奢崇明妻安氏及奢崇輝蔡金貴等安位母子遣漢把劉光祚赴鎮乞降楊述中許之授賊黨表紹等狀令擒奢寅父子自贖而撫按會議亦勒安位母子縛解安邦彥奢寅狀後請旨治罪大抵三善以元兇未窮當用剿爲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福建遂紅夷擒其首盡焚其舟十二月諭吏部巡

撫久任及各官遷轉皆論實俸深切銓政着實舉行京堂壅滯以後不得  
濫推其巡撫員缺着照舊例兼推方面官有司賢否撫按官嚴督司道從  
實開報不得朦朧庇護違者事發并治錄延寧邊功賞廕文武官楊應聘  
和伯裕等三百八十九人御史高推劾奏舊本兵黃嘉善張鶴鳴當封疆  
淪喪一籌莫展而延寧叙捷錦衣世襲清夜捫心何以自安有旨不必追  
論冊封李氏為成妃贈死事安定知縣董盡倫光祿少卿詹子世指揮僉  
事濯縣知縣左重贈尚寶司卿詹子世千戶大學士孫承宗請去經畧而  
移總督于關城以薊撫居密遠撫居寧前權歸于兩撫而督臣時問焉乞  
罷臣督師以省二三或令臣姑還闕下比識途之老馬如必不欲臣離關  
則請去經畧督撫只以臣一人督兩撫臣如推督臣則願有請不肯居東  
者勿推任撫不任勦者勿推同功不肯同過者勿推顧局面不顧安危者  
勿推如止以臣任關城亦願有請終年不令一覲則不能任不時予餉用  
軍需則不能任不斷臣所奏請而令兵部議可否則不能任身同外吏無  
以自明李泌所謂待聖意殺臣而後求去晚矣于是吏部奉旨總督且不

必推承宗又奏登鎮不可議裁登鎮去三分全覺華島只兩日風可至而東江路迂取金州于棄去之後竟不能守乃錢糧之給發先東江而後登有三月不餉者率枵腹之衆而責破浪之功難矣督臣王象乾以夏間銓臣方急議推而樞輔躑躅鄭重將議奏撤上曰款夷叩關督臣象乾還着料理撫賞候事完離任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誅宗功以副總兵叛去復潛往張家灣探聽被獲并其子韓攀桂俱戮于市元輔向高以六年考滿晉官太傅上柱國江南地震